

王

力作

晴天

東北書店出版



天 晴

作 力 王

行 發 店 書 北 東

晴 天

每冊定價二十五元

發行者	出版者	作者
東北書店	東北書店	王力

冊〇〇〇五：數冊

關於「晴天」的出版

陳沂

「晴天」是寫一個地方，一夥子窮人在共產黨領導下翻身的故事。在我們山東的文化工作說，還是一個較新的收穫。

隨着「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的出版，在山東，大家都期待着有一本類似「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的書出版，因為在山東無論工作環境，寫作技術，我們都是有同樣充分的出版條件。「晴天」就是在這樣的期待下以第一炮的姿態在山東出版的，這是值得我們興奮的事。

「晴天」內所描寫的事，在我們山東到處可以見到，幾乎貫串着我們整個的工作和生活，但是由於過去我們缺乏群眾觀念，所以對於這些東西就熟視無睹，所以至今在我們文化工作上還表現沉寂，這一點，「晴天」的作者給我們把這個沉寂打破了，這又是值得我們興奮的事。

由於「晴天」的出版，使我們對於在山東能否實現黨的文藝政策的各種懷疑都可以打消了。我們可以這樣說，任何環境任何勢力都不能阻止我們在山東實現黨的文藝政策，唯一阻礙我們的就是我們不能深入群眾，面向群眾，決心描寫群眾的思想。這一點，對於今天一切從事文化工作的同志是十分重要和中肯的。

「晴天」的作者也是一個正在改造中的知識份子，由於他能親身去和群眾一起進行翻身的鬥爭，所以就能體會群眾的真情實感。這一點，從「晴天」中豐富的群眾語彙以及試用群眾的語氣來描寫、來敘述，來表達，就得到了完全的證明，這就是本書所以能得到出版的緣故。

當着一個新方向的實踐，「晴天」出版的意義是大的。雖然「晴天」在寫作技巧上，結構上缺點還很多，尤其在後半感覺得鬆；但在山東，從山東的實際出發，仍然是值得鼓勵的。

首先在人物的分析和刻劃上，是比較明確的，尤其是人物們所代表的階級立場的分明以及為本階級服務的精神都寫的很明顯，我們看看太天父親受辱，平狗攻兩段的描寫就可以深深體會到，因而激起我們的熱情，激起我們的鬥爭勇氣，這給我們的教育意義也是大的。

其次本書也把我们參加群眾的翻身鬥爭是和反對我們自己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認不清對象，分不清敵友分不開的，這些「主義」不打破，就會妨礙我們和廣大群眾的聯系，而這點，「晴天」裏面也給我們嚴重的指出了。

第三，關於那些壓迫窮人翻身的人，他們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是殘酷的，手段上更是殘酷的，也是無恥的，這點在本書中描寫四臭肉的裝死就可以看出，同時也可以看到我們有些幼稚的工作同志的天真的想法是多麼有害。

以上這些，在我們經過幾年的群眾工作的山東，本已不足為奇，本已遭到反對，但在具

體問題上還是把握不住，以致在工作中多走許多冤枉路，因此，希望讀者聽者不要以單純欣賞的心情來讀、來聽本書，而應以接受教訓，考驗自己的群眾觀念的心情來讀，來聽本書，那本書出版的意義就更深長和重大。

本書最大的缺點，我以為還是在對事物的體驗不深刻，人物的多樣個性理解和掌握不夠，加上寫作技巧的不熟練，寫作水平的低，因此要使本書形象化，成爲一件生動的藝術作品，還是作者今後需要繼續努力的，而尤其因爲這點，本書純正的無產階級的寫作立場就表現還多少有些小資產階級的說教，未能完全表達出真正的羣衆的自覺。所以本書給我們的印象，只是在理論上解答了問題，感人的氣氛是不夠的。

這可以說就是我們山東文化工作同志寫作上的難關，而要衝破這個難關唯一的就是繼續深入羣衆；而就山東的現實環境來說，光這樣還不夠，熟練於自己的寫作技巧，對我們山東的文化工作同志，仍是十分重要的。過去，現在，我們對作品的粗糙，還不是那樣的經過精密細緻的調查研究，還不是那樣經歷自己艱苦的創作過程，所以就影響作品的成熟程度，而這一點在寫作上，尤其對我們山東一些可以說都還是初步寫作的同志非常重要。可惜，我們有些同志，筆還沒有拿好，就以家自稱，自詡了，這與我們缺乏羣衆觀念而自高自大是不開的。

「晴天」的寫作過程，也同樣犯着這些毛病，這是所有從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們大家都要警惕和改造的。

趁着「晴天」的出版，我們寫這句話作序，並期待比「晴天」更好作品的出現。

內 容

一、太平莊不太平

二、「變天」

三、鐵骨頭一心報父仇

四、毛老道「背起兩面鼓」

五、四臭肉明滅暗不滅

六、成立佃戶退租會

七、前樓院香騷瓜賣嘴

八、毀皮鞭鬥爭毛老道

九、老明白明白了

十、平狗坟太平莊晴天

一、太平莊不太平

沂州府有個太平莊，太平莊王家是個大戶，七十五里向陽湖，一片一片看不到邊的好地，連撈兒都不分，夜夜會自來反潮，旱不着淹不着，遠近的人都這樣說：『金梁莊，銀喬莊，不旱不淹的太平莊。窮靠富，富靠天，不靠天來靠王家。』周圍幾十個莊子，只要是好地，都是王家的。要算上外湖的地，那就更多了，二三百年前，王家掛過千頃牌，莊裡的老人們都常說，當初一日小翰林進京趕考，走了個三天五日，還喝不着人家井裡水。

自古來『財主就能當官，當官就成財主』，太平莊王家在清朝時代坐了好幾任大官，光緒年間十頂大轎出來進去，好不威風。這些職官們喝民血，榨民膏，東搗古，西搗古，窮人家的田地就都成了姓王的了。

積德堂是太平莊首戶，一門裏出過兩個翰林，紫巍巍的三座大樓房，莊裏人都叫翰林府前樓院和後樓院，翰林的子孫們都有威風，到如今還是太平莊的土皇上。翰林府當家的是王宏錦，外人叫他五花蛇；前樓院當家的叫王宏銀，外人叫他四臭肉。

四臭肉看起來是一個六十多歲的乾瘦老頭子，瘦長條子，長臉活像黃蠟燭，稀稀朗朗的兩撇花鬍子垂在嘴下邊，半身不遂，走起路來拄着文明棍，就像仙姑下神似的。混身亂『活娑』。他繼配的大老婆有四五十歲年紀，是一個像狗熊媽媽一樣的大胖子，不生孩子不知吃了多少藥，喝了多少仙水，還是沒生下一根孩子毛，臉上粉擦得有銅錢厚，粉上塗着腮

脂，活像個胖猴子的屁股，生得伶牙利齒，在家管賬當家，一天至少要發十拉八回的脾氣，只要她那掃帚眉毛一豎，黃牙一支，「家法」板子一拿，樓院裏連鷄狗都要打寒噤，她身上香水的味兒三丈遠都聞得着，人家都說她和後樓院的兆二少爺（四臭肉的孫子輩）不大規矩，四臭肉是個怕老婆的傢伙，明知道也管不了，莊裏人背後裏都叫她「香騷瓜」。還有三個小婆子是窯子裏買的，姓李的叫李姐，姓陳的叫陳姐，姓白的叫白姐，陳姐生了一個孩子，一點也不像四臭肉的樣子，倒活像他掌櫃的兒子何成祥的模樣。第五個老婆是個戶劉文現的閨女，她從小木來許配給徐二了，四臭肉看她長的俊，十七歲那年，就給硬娶過門來了，名字也叫劉姐。凡是個戶家生得俊的閨女和媳婦，只要給四臭肉看中了，都得治來陪他睡覺，有時把人家姑娘硬要過來替他當幾年丫頭，玩够了再嫁給溜溝子的個戶或傭人，還落下一個美名，有小媳婦就叫家來烙煎餅，一定要「頭天晚上來好泡糧食」一烙就是好幾天不回家。他說「女人就是洗腳水，蹬了這盆端那盆」。他的原配太太生了兩個姑娘，一個出門子死了丈夫發瘋了，被鎖在一間屋裡。一個閨女三十多歲了，還沒出門子，黃臉，半夜三更就常起來罵人，罵天。家裏僱着四個長工打雜，還有一個看門的、兩個女辦飯的，十年前拿三百小錢買了個五歲的「花奴兒」，六年前花了三升高梁買了十歲的「畫眉」，都當小丫環。天天給四臭肉擡腿、捏腳、裝煙、倒茶，倒尿甕子……。

四臭肉家裏還養着保鏢的，又有一幫「橫扛着扁担在大街上走」的打手，治得太平莊的窮人們沒有一個敢挺起脖子走路的，誰要翻翻眼，輕則挨扛，重則捆起來送到樓院的黑屋裏去

，他私立公堂，私用刑，逼死一條人命就像殺雞一樣便當。

啦起四臭肉的呱，太平莊一天一夜也啦不完。

這傢伙從小就是一塊壞肉，長大了越壞越臭；二三十歲的時候還專跳人家牆頭，見了俊女人就要搞，抽大煙，抽白麵，吃喝嫖賭樣樣精，一直渾蛋到老。

一二十年前，太平莊出了一個無頭案子。其實「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爲」；背地裏人們到處都唧咕着：四臭肉有一天，在老攬局的王兆坤家裡推牌九，推到大半夜，他輸給一個做買賣的姓顧的三百塊洋錢，姓顧的當面向他要錢，他馬上變了臉，腰裡掏出匣子炮，指着姓顧的說：「要？給你一顆洋花生米吃。」姓顧的不要錢了，一蹙氣自己來做莊，又推開了。四臭肉和王兆坤出好了，他來一張「二六」，王兆坤就偷偷的從桌子底下送來一張「天牌」，他來一張「鵝牌」，就送過來一張「二三」，推了沒有幾把，四臭肉就倒贏了五百塊錢，他馬上推翻了桌子，一把抓住姓顧的領子，一定要他拿現錢，「不給錢就給命」，姓顧的家底子全貼上也不够拿的呀！衆人們好容易圓成着，限他三天期，當面替四老爺磕了十個響頭才放他回家。姓顧的跑回家越想越蹙氣，吃了一大肚子的油條和粥，找了一根繩子，天不亮就吊死了。第二天，四臭肉買了一口棺材，凡是在賭場的人，每人給五塊錢堵上嘴，又撮弄一些流氓，把顧寡婦搶到離太平莊十多里的官莊嫁人去了，這獨門獨戶的一家人就像爛一樣的散了。

也是那兩年的事，四臭肉一到冬天，就扛起他的烏鎗，放出他的狼狗，到坡裏去打兔子

一天傍晚，狗在前邊跳跳蹦蹦的回莊了，這位大號叫「玉德」的「狗爺」，誰敢惹他呢？那知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李二，拾了一個石頭撩了他一下，這位「玉德狗爺」是四臭肉訓練好了的「家風」，一見穿破襖的人撩牠，就直往他頭上竄，小李二向旁邊一讓，肩膀被牠前爪子抓住了，死咬着棉襖不放，李大爺正扛着一把鋤頭往家走，忽聽得孩子的哭叫聲，連忙跑過來，天黑乎乎的了，只見小李二的棉襖被撕破，滿臉是血，不知誰家的一隻大黑狗死纏着他不放，李大爺可急壞了，舉起鋤頭撲着狗頭劈去，狗汪汪的亂叫，想跑，他趕上去攔頭上劈了一傢伙，又斷着打了一頓，打得黑狗直在地下打滾，跑不到三十來步，就蹣跚不動了，李大爺才出了氣，把咬受傷的孩子抱回家。

第二天，李大爺當然就被吊在前樓院的黑屋子裏了，四臭肉可惱火了，自己動了手，挨得李大爺混身皮開肉綻，「混賬王八蛋，打狗還看主面，你眼睛長到卵子上去了，敢把你四老爺養的「玉德」打死了！——一定非要他抵命不可：「憑你這把賤骨頭，滿門遭斬也抵償不上！」後來莊裏人好容易求了情，才饒了李大爺這條「不如狗」的老命。講好了三個條件，李大爺都照辦了：第一條賣二畝地，替狗買一個好棺材；第二條自己全家披麻帶孝，拿哭喪杖，請吹手，請客、辦喪事；第三條，狗墳埋在自己院子裏，立一個石碑，上面寫着：「先考玉德公李黑狗之墓，奉祀男李富貴，孫李大李二立」。還立了一個牌位當祖宗供起來，年年要燒香燒紙，頭祭「祖」。事情辦完了，李家賣了十畝地，就在這一年，李大爺也就氣死了。過幾年，李大出去逃荒，一去就沒影了，家裏只撇下小李二。

四臭肉年紀才有五十多，罪惡真是像滿天星星一樣的數不清。

太平莊名子叫太平，其實從古至今一點也不太平，太平只在財主門裏。一出了樓院相聯紫氣騰騰的王家園子，外邊一格拉，都是姓王的房戶，二百多戶一家一頂茅草屋，有一百五十多家是姓王的種地戶子，東頭靠大路邊是二十多家開店的，西頭土墩上是三四十家指地無有的和要飯的——這些大半是種不起地的和人老絕後的老佃戶，財主們說這幫人是『長滿了口』（就是像牲口長滿牙出完力了一樣）的廢物，又都是些偷鷄摸狗的『賊種』，誰家要是丟了東西，第二天土墩上總有人要被吊在樑頭上；佃戶不少都是種七、八、十拉輩子的地，自家還是一鞋地沒有。老翰林傅小翰林一直傳到今天五花蛇四臭肉，都會擠鼻子瞪眼睛的對佃戶說：『不靠我王家的地，你們吃屎也怕吃不到嘴』。『你們頭頂的是我的。腳踩的是我的，穿的我的吃的我的，骨頭肉都是我王家的』。『要買你骨頭，你還得添上幾塊肉』，翻眼就不給地種，小門一鎖，屋頂一掀，揭出你的小鍋，牲口糧食全丟下，『叫你狗日的馬上捲行李滾蛋』。翰林府和前後樓院裏隨便走出一個人來，誰不知『皇上的狗總是御的』，只要他手一指，全太平莊就要亂『活娑』。

三年前鬼子在梁莊按了據點，翰林府的五花蛇把民團編了一個團，投到漢奸隊剝皮司令手下當了個團長，新綽號叫做『抽筋團長』，這一捐那一款，一個月有到六十七種的，頂厲害的是『手提款』，就是要手到提來，不管是誰，伸手要一萬，你就不能給九千九百九十九，當然，前後樓院是拿不着的，四臭肉和『剝皮司令』拜過仁兄弟，就更不用說了。別的

姓王的本家，連老六房頭也給搗的吃不上飯，小民們當然就更苦了。窮人瘦的三根筋挑着脖子，見面都要喚口氣：『這樣活着倒不如死了強！』『這個日子還有個頭嗎？』太平莊名叫太平莊，其實從古至今就是這樣不太平。

一、「變天」

民國三十二年冬天，西北風捲着雪花的那天夜裡，八路軍趕走了梁莊的鬼子，大炮轟轟隆隆的像塌了天一樣，火光照紅了半邊天，人吵狗咬一直鬧到天明。

太平莊裡的人不知是甚麼事，都心慌意亂，四臭肉的佃戶二麻子的閉屋裡，天不明就擠滿了人，大都是前樓院的種地戶子，擠在這裡打聽消息。

駱駝徐東兒的駝背擠在牆角裏，眼睛木滯滯的發青；老明白徐士書手光摸他那兩根黃鬍子，炮聲一緊，上牙和下牙就打仗，簡直是嚇糊塗了。還是二麻子見過的世面多，他二十來歲就闖過江南，四十來歲在威海燒過九年石灰窑，當過工頭，大前年五十三歲才回家，矮個子，臉上有幾個甜麻子，兩撇小黑鬍，光棍一條，好喝個酒，眼睛老是紅紅的，好趕個集賭個錢，押個寶，種前樓院五畝地，也像是玩的。他大拍胸膛，指着屋裏的人說：『你們這些人也太胆小如鼠了，打個仗就嚇得這樣，沒有事，準是八路打梁莊！』說着就把煙袋伸到火堆裏點着了煙，向大家說：『吸一袋吧，咳，就不用怕。窮到了頭還不過是要飯，命到了頭還不過是死，天塌下來咱還是個指地無有！再說……』他開開門來向外邊張了一下，低聲

說：『我看八路來了共共產倒還不錯呢……外邊有人來了，楊大哥，還是你來啦一段吧！』大家聽說八路來打據點，心倒有些安下了，不少人都在八路地裏逃過荒，八路軍那個好勁兒誰個不知道，有的人在心裏盼望起好兒來了。

楊大啦是太平莊有名的吹破天，啦起來就沒有邊，天南海北吹起來還喝過觀音菩薩玉淨瓶裏的露水，他闖過馬子當過兵，發華工到過法國，他天不怕地不怕，殺過人，越過獄，今年六十多歲了還挺壯實，花白鬍子，滿臉皺紋，講起話來像打雷一樣！『怕，怕個吊，婊子兒鬼子，我看也到這天了，八路根脚地老子也闖過，可真講個義氣，我看啦，這些烏龜王八蛋漢奸難種也該到頭了……』屋裏人都連忙不讓他說下去，老明白慌忙的站起來，伸頭向外張望，搖搖楊大啦的膀子，靠在他的耳邊說：『小心點，大路上說話，草地裏有人，長鼻子來了，啦個別的呱吧……』大啦冷笑了一聲，『嘿，吊毛灰，來了個吃鼻涕拉膿的廢料，就嚇成這樣子！』

正說着長鼻子怱怱忙忙的進來門，今天鼻子特別又長又紅，莊裏人罵他，說他的鼻子是給四臭肉牽長了的，紅鼻子是給四臭肉舐漏瘡染的，十幾年溜溝子溜的挺好，今天他可忙壞了，一整夜在大雪裏東奔西跑把全莊百十家佃戶差不多都攬到大門裏，赫東家搬家去了。他一進門虛虛火火的昨呼說：『兄弟爺們還不快走啊，不好了……』他急的說不出話來。楊大啦笑了：『你看鼻子兄弟急的像鷄巴掉上熱油鍋，何苦來，還是聽我來啦一段法蘭西吧！法國的大姐真長得俊，一大群圍着我，要我跟她睡覺，我說馬裏馬在呀，（註）馬裏馬在呀……』

「長鼻子更急了，吭吭了半天說：『五老爺全家搬光了，翰林府，前樓院後樓院都搬家了，你們還不快搬，四老爺說天明了八路共匪開過來就要把你們殺光，鷄狗不留！』——不殺的，就一定是勾通八路的，五老爺——團長回來也得殺！反正要快走，快走，快走呀！」他一眼看見牆角旁的駱駝和老明白，指着說：『王八蛋，蹲在這裏倒怪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東家養你們幾輩子，今兒用着你們就一個找不到了，咳，簡直想造反——通八路，通八路！』他一把抓住駱駝的棉襖頭往外拖，老明白和別的怕事的人們就趕緊溜出去了，二麻子使了個脫身計，裝肚子痛請了假。

長鼻子也跟着出門走了，走一路罵一路：『血你娘的臭比，還不趕緊給四老爺搬家去嗎？』屋裏只撒下二麻子和楊大啦，楊大啦抽着了旱煙，望外邊一看，天快亮了，嘆口氣：『真他媽的癩蛤蟆爬到腳脖子上，不咬人可怪惡毒人的，走他媽的就走吧，二麻哥，咱們反正是兩個肩膀扛着一個腦袋，人到那裏家也搬到那裏。可不要弄了個勾通八路，丟掉這個吃飯的傢伙可不值得！』二麻子哼了一聲：『頭砍了碗大一個疤，我看這回八路準打下梁莊，等等再說吧！』大啦說：『我說，老弟，還是要看風使舵呵！光棍不吃眼前虧。八路要是能站住腳，咱回來也不晚呀！』

外邊吹起牛角來了，人聲吵吵雜雜的，西北風還在號着。

楊大啦出門一看，吹牛角的是毛老道的小瓜子禍害，毛老道在後邊像黃牛一樣的喊着：

（註）「馬裏馬在」是楊大啦胡說八道的法國話。

「老少爺們，快跑啊！匪軍快進莊了，見大人就殺呵，見女人就要草呵！見小孩就要吃呵！八路還是站不住呵！司令團長過兩天就要打回來了，誰勾通八路，就要殺頭呵！司令說過：誰跟八路談一句話，就殺誰的頭！快跑呀，匪軍佔了梁莊，快進咱莊了！……」毛老道簡直像一條瘋了的毛猴子，叫的那個怪腔，醉的朗朗跄跄的，右手提了酒瓶，左手提着鞭子，滿臉滿嘴的毛，黑胖子，鷹眼斜瞟着看人，橫鼻子一嗤一嗤的，每天總像有人少他二百錢似的。他沾了自己姓王又是慶字輩的光，（比五花蛇還長兩輩）當了太平莊看青的頭目，每年光是青糧就要分六十多口袋，成天領着那幫徒子徒孫到誰家吃飯都不給錢，還得坐上座。飯舖、酒舖、肉舖、菜挑子……向來是白提回來不給錢，哨門外邊賣粥的和賣粉條的，更是比老主顧還牢靠，一天也拉不下，從來就沒給過一個小錢。他說他是王家的御貓，太平莊人都是老鼠，貓專門逼鼠，於是就成天醉熏熏的提着鞭子，指東打東，指西打西，因為他滿臉滿嘴的毛，一幅兇相，渾身妖氣，所以村子裏都叫他「毛老道」。

今天他拖着老棉鞋也真是有點嚇瘋了，他一輩子也沒見過翰林府裏這樣慌亂，怕天下真要變，怕他的紅運要倒，喝下半瓶酒，奉四臭肉的命令在大雪地裏喊大街，他走一路喊一路：「可要變天了，八路來了要殺的雞狗不留哪！赶快跑呀！赶快跑呀！」真是像鬼哭狼嗥一樣，他要看見那兒還有人不走，就用鞭子抽，揚大啦見勢不妙，拉着二麻子就跑。

駱駝的老婆一身破褂褲還遮不住體，小孩連褲子都沒有，也被禍害從床上破被裏拖下來推到雪地裏，毛老道的鞭子抽過來，像趕豬一樣嗷嗷的趕出了莊。大雪地裏，人一堆一堆的

，西北風像快刀一樣刺進人筋骨，孩子哭，老婆叫，風聲、牛角聲……混成一片。聽起來好不淒慘，毛老道喊啞了的嗓子還聽得清：「變天啦！趕快跑喲！誰不跑誰就通八路。就要卡又一下殺頭呀！」

太平莊忽降了一夜，真搬家的還只是翰林府，前樓院和後樓院，他們跟着剝皮司令和抽筋團團長搬到臨沂城根去了。別的大家小戶有的到北邊親戚家避幾天，有的在外邊轉一趟就回來了。

好幾天來人心還是不安，毛老道從王家園子裏一陣一陣的傳出謠言：「八路軍是先甜後苦喲！」、「八路軍是妖怪的，那些白面書生是變的喲，甜言蜜語是裝的喲，說不定那一天現了原形，披頭散髮，青面獠牙，殺大人，吃小孩……」、「八路軍站不穩腳跟喲，李司令王團長過兩天就發大皇軍來啦！」、「誰通八路軍就要碎屍萬段喲！」……

東頭大路口和西頭土墩上的人也到處交頭接耳傳着話：「嘿，八路真像天兵天將，梁莊鬼子弄了兩三年，修的三十六個炮樓，給八路一晚上炸的吊蛋淨光。」、「八路那個電氣炮真厲害，轟的一放，炮樓就飛上天了，那個殺人不眨眼的小舅子陳連長，一個排都到他老娘家喝粥去了；」「活抓了二三百！」、「八路哪，咱老一輩子都沒見過這樣好的隊伍喲，簡直都像自親家人一樣，當兵的還給老百姓挑水呢！真稀罕！」、「這會可真盼來了！可有好日子過了吧！」「……」

三、鐵骨頭一心報父仇

土墩西南角一頂茅草屋，住的是佃戶張太天家。張太天四十來歲，團臉，滿是皺紋，醬色皮子，三角眼，生就是硬骨頭，莊中人叫他鐵骨頭。

張太天本是個外來戶，三十多年前，他爹領着娘兒四個住在張莊。自己五六畝地，又種着太平莊前樓院四臭肉的十來畝地，喂着一個小牛，好年好月的還能過得去，莊稼時兒打到場上堆的糧食看起來還不少，怪喜人。可是每當何掌櫃的拿着賬本來分場的時間，心裏總是要冷了半截，看他那個老鼠樣尖臉一掛，老鼠像的小鬍鬚一撓，老鼠樣的小眼珠一骨碌，總是說：「混蛋，就打這兩個糧食？憑你這塊地，我早劃上賬了，起碼一畝地出二百三十斤，只打了不到二百斤？糊弄鬼也不信……」你說雨水不好，放屁，大樹還不是長的那末粗！「你說糞上的不好，放狗臭屁，牛尾巴緊靠着牛腕眼，也沒見他長多粗！你們這些王八蛋，偷了多少糧食？還不說實話！今天我看你是不想再種這二畝地了！」總是嚇得張大爺滿口說好話，賠不是，擺好滿桌子的鷄呀，肉呀，蛋呀，魚呀，：：請掌櫃的喝酒，從自己的糧堆裏量出一斗來「孝敬何三爺」，再從公堆裏量出一斗給何三爺藏着，對天盟誓管誰都不許講，掌櫃的才來分場。剛揚過場的糧食不許摻和開，下風頭的尋糧食秕子盡是自己留下，上風的好糧食分給東家，一分場當然就去掉了一半好的，場上剩下來一碗糠，一小堆亂攘也得平半分。

最怕是分完場之後何掌櫃的又掏出賬本子來要分子糧，分子糧是吃一斗還四斗，每年春天不吃不行，要是吃了三斗，收莊稼時，就得還一石二，年成稍爲一鬆，糧食在場上就光了，有一年，張大爺分完場只撇下了一升麥子，張大娘一直冷到心，真像刀絞一樣的難過，她拚命不讓眼淚流下來，橫着心把糧食撥弄撥弄，對何掌櫃的說：「這一升糧食也算是咱孝敬四老爺四奶奶的吧！」何掌櫃不客氣的把場收拾得乾乾淨淨，老兩口親眼看着自己一滴血一滴汗辛勞一年的營生，自己一粒也沒剩下，跑回家抱頭大哭了一天一夜。那時候張太天還是個七歲的小孩子，也跟他爹娘嚎哭了一天一夜。他今天還記得他娘替他擦眼淚，抽噎的說：「可憐，誰叫你生到俺窮人門上，長大了還不是替人家當牛當馬受窮受氣！」

自從那年以後，家裏就一年接不上一年氣，分子糧年年吃，一年還是吃不到頭，有一年實在餓急了，好容易託東託西，才跟樓院四奶奶掬了幾個利錢使，承他老人家賞了面子，借了五十塊錢，才算「救了命」，八分利就八分利，過了一年，連利帶本漲到九十元，更是還不起，利滾利，利又滾利，張大爺身上担子一年重一年，要賬的每年扛着梢馬子，一脚踢開門，送來一張條子，第三年送來的是一張大條子，還要他打手印，張大爺也給他弄糊塗了，就昏頭昏腦的打了一個，送條子的臨走含含糊糊的說了聲：「利賬準折，你那六畝地折給四奶奶了，四奶奶看你人還怪老實，地還給你種着，你還是他的種地戶子」。張大爺一聽地給折去了，心像是叫狼爪子突然抓去了，當時昏倒在床上，自己用手指用勁抓自己的臉，希望自己醒來是個夢吧，又一把抓住太天說：「你爺是在做夢嗎？當他知道這是真事時，老頭子的

眼淚又淌下了，他唉聲嘆氣的說：「撇下的祖業連一鞋地也沒有」，「完了，完了，老骨頭也只好葬到官地裏去了。」「孩子更苦了……」。

太天已經長得像個小牛犢，從小就推磨，拾草，擔水，一天也閒不着，大哥雇給人家當長工，他十一二歲就幹地裏活了。從小有個雄心，不相信一輩子受窮。性子暴，同孩子們耍不合嘴就打架。他十二歲那年，又是個大歉年，小牛也賣了，狠心的東家看他家老的老，小的小，又沒牲口了，也就把他那十來畝地留了，張大爺可真急死了，連夜把自己最後的幾分宅基賣了，送了三份禮：一份給東家，一份給何掌櫃的，一份給毛老道。磕了幾千個頭，求了幾萬個「好老爺」「好太太」，好容易才承回東家的「情」，拿出太平莊十畝好地，給張家種着。

張大爺就把張莊撇下的家底子，一担子挑到了太平莊，住在土墩上東家的一頂破茅草屋裏，人生地不熟，日子更苦了。一年忙到頭，打下糧食吃不了幾天，真是「跟着驢軸吃飯」，抽空子炸丸子，挑担子，逃荒要做。肚子裏填的還都是些糠、菜、樹葉子、樹根、樹皮……：一年一年的勒緊了褲帶子，死撐活挨的過着。每年春天，大人孩子的臉成天價又黃又腫，活像豬尿泡。

太天十七歲那年，張大爺又闖下了「滔天大禍」。事情是這樣的：

清明過後，是一個暖和的春天，四臭肉把他的牛撒在張大爺種的地裏吃青苗，張大爺真心疼，就跑過去把牛拴在一棵樹上。

四臭肉知道了，馬上派人查問：「誰胆大包天，胆敢把他的牛牽走？」張大爺嚇得直抖索，馬上跪到四臭肉跟前磕頭請罪，自己打自己嘴巴說：「是小的有眼無珠，把俺的牛牽拴在樹上了……」四臭肉馬上叫毛老道把張大爺網起來，拳打腳踢的送到了前樓院，叫他跪在門口台階上指着臉大罵：「混蛋，野種，敢在太平莊撒野！他四老爺的牛撒在你四老爺地裏，誰敢動手牽，這叫太歲頭上動土；你還裝糊塗，今天可叫你知道個厲害！」

張大娘託了好多人，磕了好多頭，求四老爺饒他初犯，總算是四臭肉發了「慈悲」，答應放他。可是怎麼放呢？要張大爺真給他「牛爹」當一回兒子，叫他和牛在一塊給四臭肉耕一天地。

第二天早晨，四臭肉敲鑼叫全莊人去看熱鬧：叫張大爺手脚爬在地下，把牛籠頭套上，纏繩盟在脖子上，撇繩扣在籠頭上，還戴上籠嘴。

牛吃草了，給他除下了籠嘴，也叫他伸頭到牛槽裏去吃草，張大爺眼裏滴着眼淚，混身顫抖着，實在吃不下草，毛老道的鞭子飛的抽來了，旁邊的四臭肉拍手大笑，陪着四臭肉看熱鬧的腿子們也陪着笑，陪着拍手，窮人們的心裏都是像針刺的一樣難過，大家悲嘆自己的命運。張大爺只好大口的吞草，難過得好像渾身的肉被撕得千條萬塊。牛飲水了。他也伸頭到桶裏去飲，牛倒嚼了，他也裝出吐草嚼草的樣子，牛拉屎了，他也拉屎，牛拉屎了，他也拉屎。牛叫了，也叫他「美美」的叫。他頭腦子昏糊糊的，心也真成牛心了。跟在牛後邊爬到地裏，又帶上籠嘴，帶上牛鎖頭，套上牛担子，掛好了犁，他們「牛父牛子」就合犍耕地了。

毛老道還是揚着鞭子，四臭肉還是拍手大笑，旁邊的「腿子」還是陪着拍手，陪着笑，窮人們不少垂下眼淚，又赶快吞到肚子裏去。張大爺眼淚也乾了，酸心變成了難聽的苦笑，自己連死活也不分了。一鬆勁，跌了交，毛老道的鞭子就飛抽到背上，四臭肉又拍手笑了，旁邊人還是陪着笑，窮人們的心更同刀刺……張大爺用盡平生的力再來耕。

一直到日頭歪西，才卸下了犁，牛担子和鎖頭，慢慢的牽回去，還是跟牛一樣，先飲飲水，再去吃草，吃飽了，才在四臭肉的狂笑聲中，卸下籠嘴、纏繩和牛籠頭。還叫他再給四臭肉磕了好幾個頭賠禮。四老爺毛老道這幫人還都洋洋得意，看熱鬧人散了，窮人們心碎了，年青的人心橫了，肚子氣的鼓鼓的他們想着：「總有一天，總有一天。」

張大爺磕完頭，想站起來走回家，走不兩步，就倒在地下昏過去了。

太天娘兒倆個把張大爺抬回家，他已經不會說話了，面色如土，大汗直滴，眼睜睜的瞪着太天，眼淚從腮旁一滴一滴的滴下來，氣喘的呼呼的，嘴唇顫動着，幾回要說話，都咳嗽得說不出話來了。只聽得：「要報仇呵！孩……子，不要忘了爸爸……怎麼死……慘」閉上了眼睛，他就是這樣死去了。

太天從此以後，腰裏就別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等着一天，叫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哥哥四五十歲了沒娶親，老娘怎麼也不能看着姓張的絕後，於是千方百計替太天娶了親，娶了親就生孩子……四臭肉出門就有保標保護着，不好下手，太天怕辦不成大事，反而

連累了老小。日子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的過去了，孩子生到第四個，他臉上的皺紋一年比一年多起來又深起來了，人漸漸老了，可是懷裏的兒子還是亮晶晶的。

悶起來，脾氣暴如火，說打就打，說拚命就拚命，毛老道這班人也不敢拿他同他爹一樣看待，叫他「鐵骨頭」，莊裡人喜歡他直爽，肯幫人忙，講話硬，有骨氣，都很佩服他，叫他「天二叔」，又叫他「鐵二叔」。

他窮日子過的「半截下土了」，飢寒和痛苦天天都像鐵錘一樣打在他頭上，一年一年的翻不了身。心裏邊對於「命裏注定」的道理，不由他不信了，他常常恨得不開交，把那個爛紅眼的老婆吊起來，揍得她滿身傷，罵她是「老母豬」，「爲啥生這一大窩小豬到世上來活受罪？」大孩子也能推磨、拾柴火，担水……太天想長大了還不是和自己一樣，氣起來拳打腳踢，打得孩子像殺豬一樣的叫喚，他說：「揍死也比折磨死的強」，老婆哭，孩子叫，沒得吃，沒得穿，他心裏自然更難過了，心酸酸的跑出門，二更天才回家，倒上床便睡。

太平莊有從八路地逃荒回來的。談起來「八路來天就要晴了」，他深深的記在心頭，像盼星盼月明一樣的盼着那末一天，可是他還是二虎着：「窮人真有翻身的一天嗎？」

八路軍來了，真好，看樣兒不假。他在梁莊集上看見八路張司令，是個莊戶司令，和和氣氣跟莊戶人啦呱，他喜的跳起來，想跑過去把他一肚子的苦處拉出來，一思索：「還是等等再說吧！」這幾天，眉飛色舞，像是來了大喜事。愁只還愁的是吃穿，一天不掙，一天沒食，每天總得拾到起他的担子去趕集。

晚上回來聽毛老道說：「八路軍先甜後苦嚟！」他在心裡說：「屁話，就是真有後苦，咱這個黃蓮樹刻的苦人兒，先嘗點甜味兒也改改口哩！」

四、毛老道「背起兩面鼓」

農救會工作同志早就聽說太平莊複雜，是漢奸抽筋團長的家，幹漢奸隊的有好幾十個，這個軍隊打梁莊據點，旁的莊老百姓都去幫忙，都去歡迎八路軍，就是太平莊一個人毛也沒見，於是就專派老張和老邵兩個工作同志到太平莊去。

老頭和老邵走進太平莊，看見莊裏人都像耗子一樣不照面就竄了，從南頭走到北頭，又從北頭走到南頭，街上還是一個人影不見。二人心裏真是發火。老邵說：「真是漢奸莊，惹氣！」正說着，頂頭從路西巷子裏走出來一個人，彎腰駝背活像一個大蝦米，穿着補釘補補釘的襖。而黃飢瘦，眼睛發青，好像沒有眼睛珠，木滯滯的瞪了一下，一看是「便衣八路」，馬上轉過頭撒腿就跑……老張連忙喊：「三哥，不要跑，咱們也是莊戶人嚟！」越喊他跑的越快了，老邵急的跳起來，跟着他後腰邊就斷，大喝一聲：「站住、三哥，俺八路軍也不吃人呀……」這個人一聽到「吃人」，嚇得跌了一交，老張趕上去，把他扶起來，說：「嚇成這樣，不是自找苦吃嗎，起來吧，我們問你，村長在那裏住？」他嚇得直瞪眼，小腿打顫了，半晌才像蚊子一樣的哼哼說：「老總，我聽不清呀！」老張替他拍拍身上的土，慢聲慢語的說：「不用怕，三哥！我是問你村長嚟不嚟嗎，就是莊長嚟！辦公的嚟！莊長，

不惱嗎！」「哦！莊長嗎？俺莊戶人那裏知道呀！」老邵又發了火了說：「不用反穿皮馬褂裝羊了，當莊人還能知不道莊長嗎？」這個人更發慌了，老張連忙向老邵擺擺手，還是笑迷迷的問：「三哥，你貴姓哪？」這人說：「你問我貴姓嗎？哦！稱不起貴姓免貴姓徐啊！」「大號呢？」「窮人家那有大號呢。」「總該有個稱呼喲？」他哼哼大半天才說：「我叫徐東兒喲！」老張把他拉到路旁一塊石頭上一齊坐下，三個人慢慢的噉起家長呱來。徐東兒心裏還只是怕被人看見說「勾通八路」，屁股像坐在針尖上一樣，一次一次，站起來想走，老張看他實在坐不下去了，就問他：「莊長到底在那裏住？我們找他有公事喲！」徐東兒說：「莊長早跑了好幾天了，老總！」老張問：「你莊裡還有誰能問事喲！」駱駝吞吞吐吐的不敢吭氣，好容易才說：「出了這個巷子，向北走，進了王家園子，路西第數二條巷，回門朝北的一個草門樓裡，你們找毛老道，不，找慶二爺，慶二爺，找我他老人家看看吧！可千萬別說是我徐東兒說的喲！」說罷扯頭就跑，馬上又回頭，拉拉老張肩膀囑咐說：「可千萬別說我說的喲。」這個大蝦米便像飛一樣的跑不見影兒了。老邵張斃了一肚子氣，大罵：「漢奸莊盡是些漢奸乎乎的！」

他們走到草門樓，黑漆大門緊關着，打了半天，出來一個老娘們，咕咕囔囔的不知說的啥，她一看是披大襖的「八路便衣」，馬上楞住了。老張向前客客氣氣的說：「慶二先生在家吧！」老大娘說：「早上就出門了。」老邵問：「好找找他嗎？」「老總，誰知他在那兒？不好找喲！」他們兩個人商議了一下說：「好，咱們明天再來吧，等他回來，請你告訴他

，說有兩個農救會上的工作同志找他娶一個姓張的，一個姓邵的喲！哦！麻煩你了，大娘。「大門關上了，兩個人在王家園子裏又轉了一轉，真像大廟一樣的淒涼，好幾座大門樓子的大門鎖着，一所頂高大頂的房子，門口豎着兩根大旗桿，大門用磚頭疊上了，一看就知道是「抽筋團長」的翰林府。兩個人轉了半天，還是沒有一個人幫邊，於是納悶的就返回梁莊。

毛老道一看見工作同志走了，馬上從家裏走出來，滿街滿巷的喊起來：「誰不知我毛老道八面威風，擒龍踢虎，八路工作同志跪上咱門上請安，老子還不喜見，叫他們馬上滾蛋了。」「一個姓張一個姓邵的兩個八路崽子，想拜見我毛老道，今天請他們吃了關門羹，打發他們明天再來。八路也得叫我慶二爺喲！都是我的孫子輩。誰誰誰今天跟八路講的話，都向我報告了，」「你們真是眼睛長到旋溝裏去了，混蛋！只要我毛老爺咳嗽一聲，也得把你們這些小子打下十八層地獄。」「明兒工作同志來，誰再跟他們講一句話，就得砍誰腦袋！」他勁兒真是越喊越大，把太平莊的地都喊動了。

第二天過晌，老張和老邵又到了草門樓打門，開門的是一個身穿半舊的青大襖的黑胖子，滿臉毛，約摸五六十歲年紀，老張知是毛老道，想上去拉手，那知他早彎下腰，頭像搗蒜一樣的直點，兩手不斷的打拱，連聲說：「不知副官駕到，有失遠迎，有罪有罪。昨天小的出門走親戚，叫二位副官白來一趟，更是罪該萬死，罪該萬死……」老張連忙拉住他膀子說：「沒有什麼，不要這樣，咱們都是一家人，來到這兒就要麻煩您了。」毛老道讓他們兩

個在前面走，到他的堂屋裏，坐在他的椅子上。端出了茶，拿出了兩包金鎗烟，老張說：「俺不會抽，不用客氣。」毛老道一看老張白面書生還像個當官樣兒子，老邵呢，粗裏粗氣的莊戶樣子，心裡本來就不大喜理，老邵掏出旱烟袋說：「我有我的旱烟。」毛老道更瞧不起這樣無理，也就不敬他紙烟了。他光是同老張說好聽的話一句接一句的說：「我這個人就是老實一輩子，全太平莊就數我老實喲！」「我也是個窮漢喲，也是吃的人家飯喲，這二年才算憑本事混上飯來吃就是了！」「我心眼是頂公道的，全太平莊上上下下沒有不說我好的，倒不是我三錢買個毛驢子，自誇其德，我可真在太平莊有信仰呀，只要我說一句話，就能管乎呀！」「抗戰，我老早就抗戰的腦筋，俺盼八路軍把眼都盼壞了。」「副官喲！俺毛老道敢說一句，八路是眞命天子，天下一定就是八路的。你看我每天燒香磕頭，求菩薩保佑八路多打勝利喲！」「咱莊裏可惜像咱這樣熱心的人太少呀！都是些壞腦筋，漢奸腦筋，我要幫同志們感化感化他們呀！」「……………」老張聽他一套一套的說好話，倒覺得這個老頭兒還怪有趣，接着就問他：「你們莊上有多少壞腦筋的呀？」毛老道說：「咱莊除了咱王家圍子有幾戶好腦筋，別的都是窮鬼、酒鬼、毛賊、婊子、要飯的、鬪馬子、當兵的……………」反正混賬王八且要用斗來量。」老張問：「當漢奸隊的有多少？」毛老道停了一聲說：「了了」，老張問：「大門樓裏都是好的嗎？」毛老道點着頭說：「差不多都是讀書人，知書達理……………」老邵槍着問：「抽筋團長也是好人嗎？」毛老道看見老張臉上有了一些顏色，就來了一個看風轉舵，馬上改口說：「團長嗎？就是當漢奸這一條太壞了，人早先倒是個老好人。」

老張哼了一聲，「我們早知道了，你儘管說吧。」說着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大佈告，毛老道嚇了一大跳，佈告比小桌子還要大，還蓋了大紅印，上面寫着：

魯南行政專員公署佈告

政字第十號

查大漢奸王宏錦死心塌地當日寇走狗，自民國三十年投敵任偽軍獨立團長後，罪大惡極，三年來計殘殺百姓百餘人，敲榨民財數百萬，強姦霸佔民女十餘人根據懲治漢奸條例，特明令通緝該犯，以正國法，並宣佈沒收其全部財產。

(實貼太平莊)

此佈

專員 李樂平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毛老道嚇出一身冷汗，看了看工作同志的神情，慢吞吞的說話了：「不多，不多，好好好……我早就算着他該有這慶一天——這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雖然他早先到是

個好人，可是，手底下人太壞了，幹的事也太惡了。……這個事大快人心，大快人心！」老張問毛老道五花蛇家有多少財產，毛老道說：「百十年前可真是財主，十年頭裏還不離幾十頃地，這兩年可不成了，花銷太大，地裏又不見粒，連賣加當的，地是了了兒的事了。」老張說：「還有四五十頃吧！」「沒有」「二三十頃地也沒有嗎了」「沒有」「多少？」「連外湖算起來不過四五頃地吧。」「不止吧！」「不假。」「不假！」「他有多少種地戶子？」「了了的事兒，本莊的太稀鬆了，就算沒有了，五家六家還算個甚麼種地戶子？」老邵可真發火了，起身要走，指着毛老道說：「我看你半天就沒說一句實話。」這可把毛老道嚇楞了半天，指着天，指着地，急的滿頭大汗，盟誓說：「上有天，下有地，我毛老道是知一說一，若有半句虛假，叫我馬上天誅地滅。」老張又圓成了幾句，兩個人就辭別了出去。毛老道送出門，連聲說：「晚上來開會，由我來攬，由我來攬，千人行路，一人領頭，我來領，我來領。」

老張出門對老邵說：「你要注意方式呀！」老邵說：「半天可把肚子蹩疼了，我看這傢伙眼斜心不正，不是好玩意，漢奸莊的人，都是些漢奸乎乎的。」老張說：「不能這樣說，這個毛老道還挺熱情，再說也是個窮人，教育教育就行的，晚上推動他在莊裡成起自衛團來。」老邵氣古古的不作聲。

傍黑天老張和老邵又到毛老道家裏，毛老道就叫他的爪子們去攬人開會。會場是後樓院的後場大倉屋裏，一共到了七八十個人。

開會了，張同志先講八路軍打梁莊的事情，講沒收王宏錦財產的道理，又講八路軍民主

政府和農救會的好處，最後講到成立自衛團的意義……講了好幾點鐘，又叫老邵講，老邵沒啥講，只講兩句今後窮人要翻身了，接着就叫大夥兒選自衛團長，毛老道跟工作同志站在一起，斜眼直睨着大家，誰敢不舉他，於是全體通過選毛老道當團長，馬上請新團長毛老道講話，他還是惡聲惡語的說：「咱太平莊上就是沒有一個好種，都壞透氣了，八路上今天叫我辦的這個自衛團吧，我早就攪過打更嘞，無奈你們這些混蛋玩意都不幹，兩天就散伙啦，真是他媽的賊人賊心不正幹，明兒就都給你們登上名字，分舖子打更，誰要是點名不到，就是婊子養的，八路军就砍誰的腦袋。」老張連忙又解釋兩句說：「這事兒是與大家夥都有好處的，王先生講的道理不錯呀，明天就辦起來，不到的，當然不能砍腦袋，可是要大家自覺自覺呵！」說罷向大夥兒揮揮手說：「你們大夥兒還有甚麼意見？不要怕，有話就講啊。」當然沒有一個發言的。張同志就宣佈：「不早了，太累了吧！散會散會，家去歇着吧！」張同志語音還沒落，大家就一哄而散。

散會後，二麻子和楊大啦一敲一答的議論着：「還是人家毛老道行呀，翻身上了能行馬，轉身又上了馬能行！」「腰上背着個兩面鼓，這邊敲，那邊響，那邊敲，那邊也響呵！」張太天跟西南隅和西土墩上的人們也在路上議論着：「白天一天不幹活一天就得喝西北風，晚上還他媽的站崗！」「破襖頭盡是窟窿，誰能撐住西北風，大門裏的吃的飽飽的，暖和和的攪着小婆子睡覺，叫咱給他站？」「站崗也爲咱好？咱吊蛋淨光，還怕人偷去幾根雞巴毛。」「毛老道要砍咱腦袋，工作同志要制咱腳，反正不站不行。」「反正窮人該死……」「人家是

狼行千里都吃肉，咱們是豬行萬里都吃屎！」……」

張太天回到家裏，心中納悶，他想：「工作人是跟毛老道一夥子的大褂子客，真是有錢買的鬼推磨，魚找魚，蝦找蝦，蚰子自找大王八。冤死不告狀，屈死不伸冤，俺還是賣丸子去吧……」

第二天，全太平莊除大門樓裏的之外，大家小戶都登記上了名字，都編成了自衛團。

毛老道更精神了，換上了漢奸隊存的一件黃大氅，臉上的殺氣更大了，眼斜了，活像關帝廟替關公扛大刀的周倉，鞭子在天上一揮「比呀」一聲響得更嚇人了，後面跟着他的禍害這些瓜子們，每天四個，扛起四支鎗，威風逼得太平莊這群老鼠更跑得遠了。

全莊團員都沒有一個人敢不站崗的，太平莊自衛團成的真算不孬。

五、四臭肉明減暗不減

太平莊太平了，四臭肉和後樓院也搬回來了。

四臭肉是用八人大轎抬回來的，他這回家，還是擺着那個臭架子。

毛老道馬上去拜見請安，報告了莊裏的情形，吹起他功勞來說：「張工作同志那個精靈兒，只有我毛老道才能制住他，孫猴子就非得我楊二郎，他魔高一尺，我道高一丈」。四臭肉誇獎了他兩句，毛老道更得意忘形的吹開了：「八路毛猴子，嘿，就逃不出我如來佛的手掌心！」說的高興簡直手舞足蹈起來了，他猛然一看四臭肉臉色，想起來自己雖是長輩，可

是「主是主，奴是奴」，這樣也太有點失體統了，連忙規規矩矩的說：「還是靠四爺的洪福喇！」四臭肉慢騰騰的說：「還不能小看八路。他古弄窮人的本事不小喇，咱們還得先下手的吃，吃軟的給軟的吃……趕緊把窮農會抓過來。」他這般如此的吩咐了一大套，毛老道點頭稱是，心裏話：「又有鞭子又錢，有途事不好辦？」

工作同志正從梁莊回來，毛老道當然又是立正迎接，向工作同志鞠躬報告：「昨天自衛團上，又沒有一個沒站崗的，我天天不睡覺，又查崗又感化他們……」老張說：「團長可真辛苦喇，工作積極，值得表揚表揚」。毛老道順嘴開河的吹起來：「俺莊的這夥孬種，只有我毛老道才制得了他呵！」老張說：「這回上邊要實行二五減租了，咱莊也得實行！」毛老道不大懂，老張解釋說：「就是爲了窮人好抗戰生產，種地戶子分給東家的一百斤糧食裏，要拿回來二十五斤。」接着又講了一大套道理。毛老道說：「好辦好辦，由我負責。」馬上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又說：「我看還是先成起農會來吧！你看別莊都成起來了。」老張說：「可以，你看會長找誰？」毛老道說：「要數全莊頂有信仰的人？當然是四老爺王宏銀他來當這個會長」。老張說：「四臭肉嗎？不行不行，要找莊戶人，找能行的窮漢。」毛老道紅了臉，解釋說：「臭肉是莊裏壞人糟踏他的，四老爺爲人是希好呀。哦，他不行，王兆勻可行？他是『無產階』，抽白面抽的一畝地沒有了。」老張笑了：「抽白面怎麼能當農會長？」毛老道說「那還只有一個長鼻子能當。又窮，又老實，又能幹，又有信仰。」老

張還是說不行。毛老道說：「那太平莊就再也找不出有人頭來了。」原來老張和老邵商議好了，都覺得這幾天敢和他們談話的人當中，還只有楊大啦和二麻子講話還挺痛快，又都是指地無有的光蛋，可以當農會長。問毛老道行不行，毛老道笑着臉說：「這些光蛋滑子行嗎？」老張、老邵都不聽毛老道的話。當天晚上就召開一個莊戶人的會，又到了七八十個人，上了名字成了農會，張同志提出楊大啦和二麻子當正副會長，大家都舉手通過，接着把成立農救會的意義和減租的道理講過後就散會了。

毛老道當天晚上把楊大啦劃拉到四臭肉書房裏，他慌得手腳都沒處放了，偷眼一看四老爺臉上沒有惡意，還請他坐下來，心裏撲通撲通的跳，可以真自，他一輩子也沒有進過大門樓後院子，更沒有在四老爺面前坐過，還讓他吸煙喝茶，尋思起來支牙裂嘴的喜開了，渾身都不知怎樣支使好了，連聲說：「可折死咱楊大了。」四臭肉一字一頓的說：「今天可當會長了，夥計當官了。」大啦說：「不知怎麼工作同志就着中了咱這塊喂狗都不吃的老肉了，」一想肉字忌諱，馬上說：「舉了咱這個窩囊廢。」毛老道插句嘴：「不是我毛老道在工作人面前說你的好話荐的你，你連卵長也當不上。」四臭肉鄉鄉重重的向他說：「八路得小心，八路可不是好交的朋友，玩的不好，丟了腦袋就晚了。你可得跟那些會員們說，誰通八路，也得要他的狗命，叫他們不準隨便跟工作人說閒話，八路是先甜後苦，推完磨殺驢吃；再說五老爺大兵發來晴了天，嚇！」楊大啦唯唯的應承，又聽見四臭肉說：「以後凡事要和毛老道商議着辦，這回減租吧，你就對工作人說我是開明士紳，自願減租，只有五家佃戶，明

天就來扛糧食，再對那些種地戶子說，誰要減租就揭誰的小鍋，不準他們私自見工作人，一定辦到，明天我還有主張。」楊大啦大拍胸口說：「這點小事包在我楊大啦身上，辦不瞎，辦不瞎。」四臭肉拿出一百塊錢給楊大啦，說：「以後你沒有錢花到這裏拿，只要好好的辦事情，錢是現成的。」楊大啦接過錢來，不知所措的跟毛老道走了，心裏想：「四老爺爲人可真講義氣，我楊大啦這可到轉紅運的一天了！」

這一來，楊大啦早忘了自己姓啥了，也學會了出口熊人舉手接人的一套本領，莊裏人說他是「貓兒得意賽似虎，蜥蜴裝腔勝如龍。」

第二天一早，毛老道和楊大啦就跑去見張同志。說：「減租不成問題，開明士紳王宏銀先生起模範作用，自願要減租，今天他就叫佃戶去扛糧食。」張同志不信「四臭肉」能起模範，毛老道說：「他只有五個佃戶，兩頃來地，還不好減嗎？他從來就是痛快人，臭肉，是莊裏壞人罵他的呀！他真是開明士紳。」老張聽說這麼順利，心裏也很高興。

當天，四臭肉請工作同志吃飯，老邵不願去，老張說：「想一想，上層工作也很重要呀，開明士紳頭一回請，不去影響不好吧！」老邵裝肚子痛，死也不去，老張去了，毛老道和楊大啦當陪客，正在吃酒席的時候，從後院裏走出五個人，張同志認識有一個是駱駝，一人扛着兩口袋糧食往外走。老張心裏真喜，對四臭肉說：「王先生起模範作用的精神真好。對於太平區一定有很大的影響。」四臭肉說：「豈敢，豈敢，我王宏銀向來就是對窮人心好，莊裏誰家沒得吃，每年都常到我家扛糧食，貴軍的辦法，我老頭兒是早已贊成的。」他接着

又誇一頓張同志的才分好，人長的又漂亮，接着談到：「我向來是仗義疎財花銷太大，加上這二年鬼子糟踏，可真窮苦了。」聽着聽着，老張覺着這位王老先生還不錯。

吃完饭，傍黑天毛老道把四臭肉佃戶三十四家都找了來，對他們說：「今天五家扛回糧食的，是四老爺叫你們晒的，就存在你們家裏，今晌工作上的在四老爺家吃飯，你們都見了吧，四老爺跟他當面說過，他是不用減租了，工作同志還想拜四老爺當乾爹哩。八路不管誰來問，誰都不準說是四老爺的種地戶子，要是他知道誰是四老爺的種地戶子，你們就都得說減租了，要是問你們怎麼減的，你們就說二五噸，誰要說錯了，輕的揭你小鍋，撿你滾蛋，重的就要你腦袋。」他拿手做出殺人的架子，他又加重了一句：「把你的肚腸子都扒出來喂狗吃！」

六、成立佃戶退租會

太平區農救會籌備會會長老廉聽說太平莊五天內減完了租，心裏就不大相信，他親自到太平莊去檢查。

一見到兩個新幹部，自衛團長毛老道和農救會長楊大啦，都是滿嘴酒氣熏人，一個穿黑大襖，一個穿破羊皮短襖。老廉跟他們一拉手，他們手上都沒有崗子，再看那種打躬作揖連呼「會長大人會長大人」的樣子，一看就都不是正經頑意。老廉說幾句客套話後問他們：「你們減租了沒有？」他們答的很乾脆：「一家也沒拉下，」問：「怎麼減的？」他們說：「二

五噸！」「有多少佃戶？」「了了」。「有幾家地主？」「了了」，「一共減了多少糧食？」「不少。」老廉笑着說：「你們不要光是了了不少了了，到底是多少了，總該有個數，」兩個人還想支吾，老廉又接着問：「你們知道二五減租該怎麼減法嗎？」兩個人吞吞吐吐答不出，又問：「你們講講減租的情形到底怎樣吧！」兩個人像木鷄一樣的站着。老廉心裏想：「就憑這兩個幹部，保準減不了租！」

他叫楊大啦帶他去找「減過租」的佃戶家，毛老道連忙說：「那能勞會長大駕，還是我毛老道去把這些傢伙都攬來吧！」老廉說「不用，不能就誤大家幹活，還是我自己去找一家兩家的啦啦吧！」兩個人沒有辦法，只好把他領到駱駝家去，老廉看見一個駝背，四十來歲看起來就像是五六十的人了，人黃臉還有點浮腫，眼睛像淡青木頭雕的，他正在那裏晒太阳，一看見毛老道領一個莊莊戶戶的人要來找他，嚇得他慌忙站起來連聲喊：「二爺，二爺，又有甚麼，又有甚麼！」毛老道斜瞪着眼說：「會長來問你減租了沒有？你說，不是都減了嗎！」駱駝摸不着頭腦，慌得不知說啥，毛老道急得亂蹶腳，大罵：「混蛋！你自己減了租又忘了嗎？」老廉生氣了，對毛老道說：「你怎麼隨便罵人呢，你有甚麼資格罵人呀？」毛老道馬上立正低頭說：「是我的錯誤，是我的錯誤，這些笨傢伙連話都不會講，我看還是另找一個吧！」老廉不理他，拉駱駝一塊坐下，問他怎樣減的租，駱駝看這個人能熊毛老道，一定不是凡人，他說：「記不清了，是二平吧！……」毛老道又急死了，搶着說：「是二五噸，是二五噸，你癡迷心竅了嗎？你不是扛兩口袋糧食嗎？」老廉說：「兩口袋？你種幾畝地？

「駱駝說：「二三十畝地」，老廉問：「打多少糧？」駱駝說：「了了的事兒。」老廉看毛老道在旁邊眼睛一斜一斜的，駱駝一句實話不敢講，馬上厲聲厲語的向毛老道揚大啦一揮手：「你們回去吧，當團長當會長那有這麼熊的，以後再罵人可是不行了。兩個傢伙擦着滿頭的冷汗，心裏想：「這個會長莊莊戶戶的可這麼厲害」，一離開，馬上跑到四臭肉那裏商議辦法去了。

老廉和駱駝一談，算算減租的細賬，一對証駱駝顯然是沒有減租，他自己還是死也不敢說沒減租。老廉慢慢的跟他從家長裏短談出他的一樁大心事，就是何掌櫃的放了風要留他的地，老廉一追問，知道另外還有五家——張太天，老明白，二麻子，大個子……的地也說要留要留的。老廉告訴他不用怕，減過租，就要批下約，批他三年五載的，就不興他隨便留地。

駱駝心裏有點喜，還是怕不靠實，「頭頂的人家的，腳踩的人家的，靠人家的地吃飯，人家自己做主，有甚麼辦法呢？」他心裏又想：「會長倒是個好人，八路就怕站不住腳，不要闖下禍來不得好死，算了吧！」他幾次想脫身走，老廉知道一下子跟他說不明白，就叫他領去找那五家。

太天趕集去了，明白，大個子這些正在蓋屋，只有二麻子還蹲在他的閒屋裏，老廉走進去，駱駝在門口說了聲：「二麻子，工作上的廉會長找你公事。」說完了就竄了。二麻子從頭到腳打量了老廉一下，莊莊戶戶的不像個官長樣兒，看他笑迷迷的來拉自己的手，熱乎

乎的說：「徐二爺，這就是你家嗎？」二麻子點頭說是，請他坐他小凳上，馬上提壺要燒水，老廉攔住他，說：「先啦一盼兒呱呱吧」，他打量他的小屋子說：「徐二爺也是過的窮日子呀？」二麻子說：「不怕同志笑話，我是個五十多歲的人了，還是一條光棍子，在外邊也混了大半輩子，連老婆都沒娶得起，哈哈，我不怕人笑話，我還有個尋種滑子性，有兩個錢，都灌了黃湯了。」今天嘴裏還有點酒味兒，老廉看這個人倒怪直爽，問到他的青年時候的事，他越談越有勁，簡直說滑了嘴，他漏出：「我就不怕毛老道，連四臭肉我都不怕。」老廉只顧聽，他說精彩的時候就捧他兩句：「真是好漢子，真是好漢子。」老廉又把他話頭引到今天，他說：「毛老道想一手遮住天，張同志舉的我當農民會的副會長，他啥事也不告訴咱。」老廉看出來他對毛老道不滿就打他的氣兒說：「我早就知道他不是好玩意，快要取消他了，你還知道他有甚麼繇事嗎？」二麻子本有九分醉意，沖口而出說：「這傢伙一肚子壞水」，可是又馬上縮回了話頭，嘆了一聲說：「不談這些事兒了吧！」老慢慢引到留地的事，二麻子可惱火了：「可不是這幫人搗的鬼，怕咱（他想想『減租』又沒敢說）——才放出風來留的咱的地嗎？老子就不怕，真要留，就拾到起咱那一套要飯傢使來，還省得賣牛力種他二畝熊地，受那個熊味兒！」他站了起來，順口禱：「媽的比！當王八蛋也不要當窮人，人窮矮八輩，財主家小黃毛孩子也得叫他爺。好吧，好吧！叫他老爺也叫爺，叫他爹也叫爺，叫他的孩子也叫爺，叫他家養的狗也叫爺！」他很得意的笑了：「哈哈，倒看是誰討便宜！」老廉自己並不多說，跟他談了半天，聽出太平莊不少事情來。臨走時，請他劃拉那五六家留地

的，晚上到他小屋裏隨便啦啦。

大黑天，張太天聽說有一個熊毛老道的莊戶會長找他啦，心裏還揣着一個悶葫蘆，他來到二麻子開屋門，看見老明白和大個子也坐在那裏跟一個莊戶主啦，他不知就是會長，問道：「那個熊毛老道的會長在那裏？」老廉站起來拉住他的手說：「就是我，就是我，什麼會長不會長，叫我老廉就行。」太天看他的熱乎勁，心裏真痛快，掏出旱烟袋請「同志吸一烟袋吧！」老廉也掏出烟袋來吸。他們知道路駝那幾個毛老道今天把他嚇的半死，一定不敢來了，就不等他們了，二麻子說徐家巷子裏盡是些四臭肉的老佃戶，都是溜溝子乎乎的，長鼻子也在那裏住，他們見了東家都像小鬼見了閻王，一點兒骨氣沒有，「死狗撮不上牆頭去」，什麼事都不能找他們，「雞好架鴨子可不好架！」老廉說：「不能這樣說，那能天下烏鴉一般黑，人總是有好有壞的，大家都是些窮人，一人一條心，就窮斷骨頭筋，大家一條心，黃土才能變成金，不能上壞人的當，自己同自己鬧，徐家巷子都是種地戶子，也都是受壓迫的，死心溜溝子的頂多一個兩個，旁的人都是怕不溜溜就種不着地，比方給東家送禮吧，誰個心裏不心疼，我知道那個駱駝婆子家就撇下一隻下蛋的老母雞，八月節送了節禮，回家還哭了一場咧！」老廉接着說到當佃戶的那些苦處，話說到大家心裏去，聽的怪起勁。老廉又把話頭轉到四臭肉要留地的事，大家的心都怦怦的跳，隨着眼瞅着老廉。老廉一蹶脚，提高了嗓子說：「就不興他隨便留地！」像打鐘一樣一字一字都聽得清楚。但大家心裏都莫明其妙這個道理。老明白說：「從古至今是窮靠富，富靠天，地是人家的，給咱種是

面子，不給咱種咱好怎麼辦？」老廉說：「我說從古至今都是富靠窮，窮靠幹，你們說普天世下什麼好東西，不都是咱力氣換出來的呀！這一湖麥子要不是咱出力，再好的地，也長不出一根莊稼毛來。用着咱，就把咱當牲口使着，不用咱，就不顧咱死活，把咱一脚踢出去，天下就有這種不講理的事，今天可不興了！」大家都點了點頭。老明白摸摸他的黃鬍子說：「可是咱命不好呀！」老廉笑道：「命，天，都是財主們胡謔的呀！你們聽說，幾時天給過人一畝地？地還是人力開的荒；幾時天給過人一碗糧食？糧食也還是人的工夫換的。說財主『命好』，也不是他娘肚子裏生下來的百十頃地，不錯，是他祖宗撇的，可是他祖宗的地也不是娘生的，也不是天賜的呀；不錯，有的是做官的，做官還不是喝的窮人的血嗎？有的放利錢放的，不是更傷天害理嗎？……與其說咱是窮『命』，倒不如說咱大家夥頭腦還沒轉過來。自己一滴血一滴汗掙的營生，白白的給人家去享福，自己吃糖蘸菜，難道咱自己下力掙的白麵，還怕蒸不出饅頭來？咱自己的饅頭還怕吃下去爛腸子嗎？說來說去還是咱受人家攏了，談起來，這就叫做千古奇冤哪！」……句句話打動他們的心，太天想把他的心事呱呱說出來，又想到「不要弄得事不成，連累家小，看他雷是打開了，雨還不知下的怎末樣？」他問道：「咱們還真有翻身的一天嗎？」老廉說：「還假嗎？只要大家夥一條心，先減租，訂好合同，慢慢的日子就能過好了。」老明白說：「這就靠同志辦了，咱是人家怎樣咱怎樣，」老廉就對着他們心裏的問題，一個個的給他們解釋，向他們又調查了許多關於四奶奶和毛老道的事兒。

第二天白天，叫他們找那些好佃戶，一人找三人，把這些事兒啦給他們聽。第二天晚上，來了八個，第三天晚上來了十八九個，第四天晚上來了三十四個，長鼻子奉了四臭肉命令裝模做樣的也在裏邊，他見了老廉，老遠的就立正躬腰，老廉一進屋，他就端板凳，老廉掏烟袋，他就點着火，老廉一咳嗽，他就去倒茶，老廉笑了，他就打哈哈，老廉一生氣，他就

啞幾啞……甜言蜜語的說了不少好話。

晚上開會，長鼻子跟徐家巷子的佃戶坐在一起，徐家巷子的佃戶都像木雕神一樣，不敢喘氣，一動不敢動，連吸煙都不敢打火石。別的巷子的佃戶也都不敢說話，只有二麻子嗷嗷的叫喚，太天還敢說兩句。老廉的話，打動了不少人的心，給每家佃戶也都算出來該退多少糧，這些人在會上都報名成立佃戶退租會，選了五個委員是二麻子、王皮匠、老明白、盧鶴林和張太天。除了太天之外，都是嘴上長毛的，王皮匠是瘦長個子，黃臉，滿是皺紋，家裏指地無有，靠佃戶吃飯，還操持個皮匠手藝，光棍子，是太平莊窮人裏的諸葛亮，識兩個字，說起話來伶牙利齒，他平常專門會講王家門裏的醜事。老明白是個老好人，好年成，吃半年的糠，日子能混過去，他一向是抱定「窮人不和富人鬥」的主張，明白就明白在「不吃虧」上，農救會同志來後，他是「人家怎致我怎致」，他也想發財，希望是放在來一輩子的，這一輩子他「明白」他是翻不了身了。盧鶴林是個苦老頭，七十多歲，花鬍子，種地還管乎，壯得像老牛。當了八輩子佃戶，一家人給四臭肉坑的斷子絕孫，他心橫了，報仇的胆子像賭博一樣大。二麻子當會長，分了七個小組，小組長是委員兼，另外兩個小組長，一個是大個

子，小牛犢似的青年，胸上倒長了一撮黑毛，家裏兩口子，他啥都不怕。一個是徐家巷子的組長，沒有一個敢不選長鼻子，老張也講了一套窮人就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要解放的道理，大家聽得快睡着了，最後他喊着：「打倒四臭肉，贊成不贊成！」有四五個人隨和着喊了贊成。又宣佈過去的農救會取消之後就散會了。散會後，老張興高彩烈的說：「這個會開的真成功！」

七、前樓院香騷瓜賣嘴

佃戶退租會成立後，二麻子一夜沒睡覺，夢見四臭肉家的糧食一摺子一摺子往自家裏淌。天不亮他就起來了，招呼他的會員把四臭肉的種地戶子都找在王家園子西門外場上聚齊，大家帶口袋，到四臭肉家去要糧食，批合同，連看熱鬧的一共到了一百多人，長鼻子嚇唬得徐家巷子一個沒有敢來，只有駱駝是被二麻子拖來的。只聽那二麻子喊着：「今兒到前樓院來減租要糧去喇！還要批約哪，不興他再留咱地了！」老廉一早就出發了，老張和老邵剛起去，還不知怎麼一回事，連忙跑過去跟二麻子說：「今天要糧食怕不行喇，咱自己還沒搞好喇！」二麻子和太天都說：「大夥兒勁兒都挺大，行，行！」二麻子大拍胸口說：「就得先搞四臭肉，一枝不搖，百枝不動！」老張看着一百多人勁兒真不小，還是說：「怕見了東家就不行了吧！你們趕緊把小組長分配好，每個會員要帶一個人，前面你領着，太天在後面押隊去就去吧！向四臭肉當面提出來也好。」二麻子跳起來罵道：「誰他媽的不進樓院門，就是

大閩女養的！」

人們還圍着。

這亂七八糟的一大堆人，湧到了樓院門口，在路上老明白剗拉一幫人也溜了，二麻子楞住了回頭一看，人少了好些，都站住了脚，沒有一個往前走的，太天在後邊推也推不動。二麻子腿也發軟了，汗珠子直滴，一橫心，喊着：「媽的比，騎上老虎了還想下來嗎？要想還吃泥羅狗，就不要嫌乎烏了嘴。」

三四十個人走到二門口，實在沒有人敢進了。

四臭肉天天有長鼻子報告，早就知道這幾天工作同志盡開夜貓子會，沒有好事兒，還想不到今天早晨就擁了這麼多人上他大門口，從古至今沒有過這樣荒唐的事，他倒嚇了一大跳。他的太太香騷瓜聽說如此，早氣的大眼睛圓睜，掃帚眉倒豎，提起了銀嘴黑桿的長煙袋，不等四臭肉說話就喊着：「讓老娘出去瞧瞧，」就拉巴拉巴的直奔二門去了。

只聽得那二門「格查」一聲響，一陣香味直噴過來，衆人們心知不妙，只看那香騷瓜滿臉橫肉，咬牙瞪眼，氣的哼哼的，晃着那長煙袋走出門來了。嚇的衆人們不敢進不敢出，二麻子也像木頭人一樣，心裏想好了的話，也不知從那兒說起了，駱駝這一幫，只恨地裏沒有縫鑽，不少人們背過身子怕被四奶奶認出，太天臉氣得發白，低下頭，咬着牙……。

只聽那香騷瓜咳嗽咳嗽的冷笑了半天，笑得人人打寒噤，她那大煙袋向着衆人一擺，又哼了一聲，說道：「今天我也不是你們的四奶奶了，主奴都不要分了呵！我前樓院的大門裏

成了你們的集市了，我當東家的要喊你們種地戶子做老爺爺了，今天是你們的天下。二麻子呀！不，我這個老女人放屁。你是俺二爺，二爺，我該打嘴打嘴，」她把煙袋用左手拿着，舉起右手就打自己的嘴巴，打得官粉一塊地直掉，她接着說：「二爺當官當長了，快發財發福了，該娶個老伴兒吧？官兒還能斷子絕孫嗎？姜子牙七十二歲娶親也不晚喲！官長還能指地無有嗎？官兒用不着咱這個小民的地吃飯了！官兒也不必住咱小民的那間破草屋了！……」說得那二麻子背上都流了大汗，半天說不出話來。

老邵在門外邊早急壞了，想進去鬥爭香騷瓜一頓，老張拉住他胳膊不讓他進去。把人後邊的太天叫出去談了談，太天到前邊去搗搗二麻子的背，二麻子才上前陪笑了一聲，慌慌縮縮的說：「嘿……四奶奶……咱們是沒有臉……這是上邊的命令哪……工作同志說不減不行……咱們不到你老人家門上來，咱們也得砍腦袋喲！工作同志還說，要……甚麼……批喲……還說甚麼五年不興留地了……」那香騷瓜早冷笑陣陣的截住了二麻子的話頭：「俺當東家的地都由你們當佃戶的做主，俺不當家！好喲，咱們老夥計甚麼不好說，減租，好說，一粒糧食也少不了你們，過兩天叫掌櫃的來賣地，這兩年當東家的窮的這個樣兒，長眼的還看不見！過兩年俺也要當你們種地戶子了，哼，東家也快指地無有哪！批約，好說，五年，五百年都行，等過些日子咱樓院分好了家，一份一份的批吧！好，你們這就要發財了，走紅運了，我姓王的這個宅子，誰要我給誰！她賣弄起她那「渾身都是嘴」的本領，滔滔滔滔的說得人們魂飛天外。她說她那年那月給誰家一件破褂子，那年那月給誰

家兩碗糧食，那年那月借過行利錢「救過誰家的命」，那年那月本該不給誰地種，是看誰家可憐才「發的慈悲」，那年那月把丫環嫁給誰當老婆……她講不盡她的「恩德」，她的「好心」，她的「慈悲」，越講越有勁，呱呱呱呱的有甜有酸有苦有辣，講得衆人們頭都不敢抬，一氣不吭。

她歇了一口氣，突然「哦喲」一聲，想起了自己站着太累，她太不合身份了，於是叫她那小丫頭：「畫眉給你四奶奶搬一個椅子來！這半天把你四奶奶累壞了！」

她嘿了一口氣，腳起她的大煙袋，嚇慌了的駱駝心裏邊也是酸甜苦辣，連忙轉過身，打着了火，恭恭敬敬的說：「四奶奶，俺給你老人家點火吧！」香騷瓜吸着了旱煙，咕弄着嘴，噴出煙，臉對着駱駝，格格的笑著說：「四奶奶早就看清是你了，徐駱駝，你背過臉去，誰還看不清你背上背的一口鍋喲。」嚇得那駱駝轉了腿肚子，「四奶奶四奶奶」的說不出話來了。香騷瓜平常就知道這一乎就是怕「嚇唬」，她從鼻孔裏嗤了一口氣，說道：「是人鬼都敢往俺門上跑，想要俺前樓院難看？俺姓王的這幾畝地大概你們早種够了，嘿，不知喝的那一家的迷魂湯還沒清醒過來，你祖宗八輩子吃的誰家的飯也都忘記了嗎？人家叫你來你就來，你的腿不是長在你身上嗎？好吧，你聽誰的話，你就叫誰養你一輩子吧！」嚇得駱駝連忙磕頭如搗蒜，四奶奶才哈哈的笑了，說道：「起來吧，起來吧，你四奶奶還能跟你們這些小人一般見識嗎？你們混蛋，我還得看你老一輩子的面子哪，你們沒長心肝，我還能叫你們老婆孩子一大家出去逃荒嗎？家裏沒有糧食吃，我四奶奶還要給你一碗兩碗的啦。」

眉把一把楠木椅子搬來了，香騷瓜這個胖屁股往上一坐，吸了一袋旱煙，大腿到二腿上一擡。旱煙袋又拿起來一擺，大家的心又怦怦的跳，不知又輪到誰的頭上了，她說道：「留地，好人的地俺從來不留，留也只留那些偷鷄摸狗的孬種，那些沒長人心的，不好生種地，不平等心分籽粒的。不興留，就不興吧，嘿，不興留地，還不興咱典地賣地嗎？好事兒那有那麼多，批約就好欺負俺東家了嗎？我看眼睛真是沒有長珠子。俺前樓院這份家業也不是好掙的，誰不知道老太爺和四老爺敗了家，撇下來只有十拉頃地，不是我四奶奶來這二十多年，省吃省穿，拿着鑰匙堵住缺口，放行利錢，到了這個樣子是容易的事兒嗎？……」她又滔滔不絕的講起來了，她講她的能幹，她的勤儉，她的福大命好，她的苦處，她的難處，她發的財受的罪，講到她在家裏受的氣：四老爺昏庸，小婆子孬種，用人們無用，小丫環淘氣，一直講到她胖，她喘，她沒有生孩子……說着說着她會突然刺人一句，帶人一句，挖苦人一句，罵人一句，高起興來哈哈大笑一陣，指着一個佃戶罵一陣，她沒有把這些人當中一個看成是人，好像都是牽在她手裏的帶着籠頭的牲口。她指着大個子，她知道他有「牛」脾氣，她說：「小孩子家，要學着做人，要學你老輩那樣，服服貼貼的多麼好？我想起你爹來，真是叫他向南，不敢向北，叫他向東，不敢向西，就是東家錯說了白的是黑的，他也老實的說是黑的呀，小孩子家，就要學呀，家裏斷頓了嗎？沒得吃就到俺家拿幾升糧食吃着。」大個子哼了一聲沒理會，扭了扭頭又低下了。香騷瓜的嘴還在都嚙嚙說個不停，天已經是小半晌午了，她實在累壞了，說得口乾舌燥了，自己也不願意再說了，她又擺了擺長煙袋，向衆人們

慢騰騰的：「衆人們都沒有事了吧？是嗎，老夥計們甚麼事兒不好商量嘍，沒有事就都回去吧！」他轉過身來懶懶洋洋的伸了個懶腰，自言自語說：「可把四奶奶累壞了！」屁股一扭的往回走。嘴裏咕哩咕嚕還在說：「可別給人家當炮子兒打啊，撮弄小鬼上吊，不要弄的你上不上，下不下，看你八路爹能不能養活你一輩子……」

香騷瓜這一頓話說得衆人們心裏有酸有辣，哭不得笑不得，背着空口袋垂頭喪氣的一哄出了門，太天氣得牙快咬碎了，大個子出了大門就亂蹶脚，李二低着頭恨得心如火燒，盧鶴林眼珠快進出來了，王皮匠出門喘口氣，連說：「厲害，厲害」駱駝擦擦頭上的汗珠，肩上海放下一塊大石頭，走了幾步遠，回頭看看沒有人，小聲小氣的說道：「人窮就是沒有理，窮人都死光了就好了。」

老張和老邵都氣得亂蹶脚，老邵的肚子真氣炸了，一跳就跳進了門，指着香騷瓜屁股後邊破口大罵：「看你這個騷里騷氣，騷瓜樣子，你渾身都是嘴，也得叫你減租！」衆人們看着老邵氣兇兇的舉着拳頭，像要一口吞了香騷瓜，有十拉個人跟了進來，連忙拉住老邵，老張也過來勸老邵先回去再講。那香騷瓜早氣得臉色發青，連忙往地下一坐，打開頭髮，披頭散髮，兩手往地一拍一拍的嚎啕大哭起來：「大白天裏，你八路上領着人到人家來搶劫嘍！……」

衆人總算是出了一口氣。

二麻子早就氣跑了，臉上的麻子氣青了，一出了王家園子，大拍胸膛，跳起來就罵大街

：「咱太平莊都是血鷄種，抱粗腿，舐眩眼的，混蛋，死狗撮不上牆頭去！見了東家面，自己都上了高墩，就把我二麻子撇在水裏，叫我二麻子到開油鍋裏摸錢，鍋底下拾紅磚頭，算我二麻子倒霉，人都給我一個人得罪了！」他越罵越發火，跳起來拍着眩直叫：「我二麻子要是再出頭幹事，就是個混賬王八蛋！」

八、毀皮鞭鬥爭毛老道

人都散了。老張、老邵、太天、李二、大個子、王皮匠和盧鶴林走在後邊。

老廉回來了，知道了這個事，趕忙跑來聽聽，迎頭正碰見他們。問道：「怎麼樣。」太天知道事情沒辦成，低頭「嘿」了一聲，心裏恨自己怎麼這樣蠢種，見了香騷瓜氣鼈得渾身發抖，恨不得一拳揍死他，一口吞了他，話梗在嗓子裏，一句也說不出來，當時氣得眼睛發黑，身子發木，自己不會指使自己，一點能耐沒有了。別的人也更垂頭喪氣了。

李二把前前後後的情形講了一遍，大家都埋怨太天不該去，老張也說「不應該去」，又批評老邵一頓是包辦代替，老邵氣得直跳，要馬上再去鬥四臭肉一傢伙。太天心裏想：「你們站着說話不腰痛」一氣兒不吭了，老廉熟乎乎的拉着太天的手說：「不礙，已經搞就搞了，也不是一點好處沒有，大夥有眼都可見，莽莽撞撞的打草驚了蛇，沒有好處，這老張老邵要負責，老邵罵人的方式不好，也不能說是包辦代替，咱自己要好好的檢討檢討，搞好了，就

一定能制得了他；再說吧，這回咱們戶會誰好誰孬，也看得清朗的了，跟四臭肉這樣的傢伙，好說話，不行，說不出話來，更辦不了事，他就是個屬蠟燭的——不點不亮，不打不拉屎的傢伙！」老張臉紅了，老邵還是氣古古的，太天感動的鼻子酸酸的，他想到自己「無用」，父親的冤仇不知那天才能報？他抓緊老廉的手說：「廉同志，還是同志們給咱辦吧！你們講一句，比咱們講一百句還管乎，咱莊戶人笨的都像狗熊一樣！」組長們都說「對喲」老廉笑了，說：「咱不也是莊戶人嗎？誰敢說咱笨。太天哥，你笨嗎？我看你心裡比誰都明白，人窮志不窮啊，都是財主壞蛋壓在頭頂上，說婆孩子拖着，自己不笨也不行，不笨，小鍋就給你揭出去了，翻眼不給地種！」老廉一句話一句話，就像一根針一根針的戳在太天的心裏。他又說下去：「幾千年囉，祖祖輩輩就是受人氣，就是見了財主氣斃在心裏說不出來，我都知道這個味兒，叫我拿個刀子宰了他倒不怕抵命，可是見了東家是一句也講不出來！太天，我是知道你心裏的味兒，你一天也沒有忘了張大爺是怎麼死的，他臨死的時候囑咐你甚麼話……」張太天眼裏注着淚，他像小黃牛一樣跳起來，深深的從胸中吐出一聲悶氣：「撕破臉，裂吧！我跟這塊老臭肉拚了！」老廉說：「一兩個人不頂事，把大夥兒組好，才能管乎，這回就是吃的沒有組織的虧。想一想，你一個人要報仇，一二十年了，我看再過三十年，一個人還是報不了，你們好好的動員會員，動員種地戶子。跟他們講講這些道理，我再跟二麻子這些人啦啦，今晚開一個檢討大會。」說罷大家才回去吃飯。

這一天，可把這幾個人忙壞了，太天東頭跑到西頭，南頭跑到北頭，鞋底都穿了，大

個子到處咋咋呼咋喚子喊啞了，王皮匠他們幾天集中力量到徐家巷子，一家一家的說服他們。

晚上，檢討大會到了一百五十多人。太天，大個子和鶴林先一人啦了一段，都說的自己當時心裡的味兒，講不出話來是尋種。二麻子還是氣呼呼的罵了別人一頓，自己死也不肯當會長了，老明白蹲在一旁不吭氣，長鼻子只說：「俺不行。當不了這個組長，今早晨走親戚……」可把李二氣急了，指着長鼻子罵說：「你別他媽的武大郎的襪子，「裝蒜」了，誰不知道你長鼻子東家滿瘡把鼻子染紅了。天天報咱們的告，天天跟毛老道劃拉開會，真他媽的漢奸！」李二沒說完大家也吵起來：「反對戴眼鏡！」「俺個戶會不要他！」「揍他！」有的就湧上來要動手，同志們叫大家不要吵，同意趕走他，長鼻子急得滿臉通紅，抱着頭竄了。

老明白和駱駝這些人也嚇得沒處鑽了，老明白跪到工作同志面前直磕頭，老廉拉起他，叫他有話就向大家說，不要緊，老明白說話直打顫：「我老糊塗也去開了毛老道的會，破過壞，今早晨自己溜了，還拖好幾個人……」下邊又亂吵起來，嚇得老明白鑽到老廉跟前去了，老廉對大夥說：「他是上了人家的當了，他也是窮漢，心裏還不是也想爲窮人好嗎？是被毛老道這個壞東西，拿鞭子嚇他，又花言巧語哄他，他才轉了向的呀，只要他真明白過來了，還是我們的好會員，要是咱們都趕走他們，那倒上毛老道的當了。」大家才平靜下來了。

接着駱駝這十多個人都啦兩三句自己跟毛老道開會的錯處。

伶牙利齒的王皮匠，把剛學會的減租算賬的道理又向大眾講了一遍，大家心裏都透自，當時加入佃戶會的一共有一百二十口子了，四臭肉三十四家佃戶只有四家沒加入，委員重選了，是太天，李二，大個子，王皮匠和盧鶴林，二麻子只願意當一個會員。

老廉又講了一講和太天講的那些話，也打動了大家的心。又提高提高太天的威信，講了講大夥要抱在一塊的道理，接着說道：「咱莊沒搞好不怪大家，倒是我領導幹的不大好，頭兩天，咱們上了毛老道的當，農會長隨便選了楊大啦，又給四臭肉收買了。和四臭肉講理，要講那幾檔子事，怎麼辦法，也沒有好生討論討論，當然搞不好。這回咱們提出幾條，家大來討論，一條子是減租，通漢奸的家裏還透肥的就減他一年，家裏不孬，糧食不缺，元氣沒傷，不通漢奸的，可以跟他們商量只減秋季，或者拿出一點糧食來，救濟救濟咱窮佃戶。抗戰的給漢奸糟踏苦了的，就不減，大家看四臭肉是合那一條？」全場異口同聲的喊：「第一條，減一年！」

老廉接着說：「第二怎麼辦法呢？唐莊、喬莊和邵莊都是四臭肉的種地戶子，他們的佃戶退租會也古弄好了，再過幾天就來和咱們一起兒，開大會來和他講理算賬，大家要是贊成的話，就選出兩個講理委員會委員來。」說後大家齊聲贊成太天和王皮匠當委員。

老廉說：「還有第三，要求他那幾條事，咱先提出來，大夥兒補充，一樁兒是減租，限兩天期，糧食要給齊，承認破壞減租是錯誤；第二樁是批五年約，三天內辦齊，承認無理留地『搗出小鍋』不對；第三樁是不準打清工，不準要送禮，過去的不跟他算賬，可是不準他

不給房子住；第四格是不準他打人、網人，過去打的人要賠禮，霸佔的土地要退回原主，逼死的人命要交政府辦。大家還有甚麼要說要辦的嗎？」大個子說：「我提一條子，要叫四臭肉給李二家的狗墳平了，請吹手，替李大爺張大爺這些冤魂們披麻帶孝當孝子！」大家嗷嗷的叫着「贊成！」喊聲像要把屋震塌了。心都像火一樣燒了。

老廉正說着：「一條，一條，還有嗎？」忽聽得屋裏有一陣大吵大嚷起來，喊着「逮住！逮住！」人一哄跑出去了，老廉知道大家是去逮偷聽開會的人的，不一會大個子一夥十多個人倒拖着一個黑胖子來了。你一拳我一腳撻得那傢伙像殺豬一樣的直叫，駱駝連忙吹熄了屋裏的燈，也跑到門口去拚命踢那傢伙的頭，拳打腳踢的人更多了，老邵也跑過去狠狠的、了幾拳，直聽那傢伙哭着叫道：「老廉，老廉，救救我毛老道的狗命哪！」老張要來攔住群眾，老廉說「等一會，」聽毛老道叫的聲音真難聽了，不像裝的樣子了，老廉拿火點上燈，打人的散了不少，滿臉是血的毛老道，看見了老廉，更搭拉着頭，一喘一喘的裝死樣，咳嗽咳嗽的說：「廉會長，毛老道給人打死了，你該做個証人。」老廉說：「你自作自受，吃屎回過味來，也該想想當初你是怎末撻人的，我不做你這個証人。」

老廉招呼大夥兒不再撻，說：「撻這頑意幹啥？他今兒送上門正好，誰受過他氣的，跟他評評道理。」對不能撻人的問題，老廉準備毛老道走了之後，再好好的教育。大家氣兒都怪足。

二麻子又硬起來了，指着毛老道的斜眼罵道：「你眼斜心不正，不記得當初一日你非賴

我偷竊秣頭，拿起鞭子就抽，要攆我二麻子出太平莊，把我在外邊闖了大半輩子，撇下的千把塊錢，都給踢跑了，你有人心嗎？想不到也有今天喲，我早他媽的想宰了你，嘗嘗你的肉是甚麼味兒。」屋裏差不多的人都給他細過，打過，罰過，你一言我一語說了十多個人，駱駝家的小柱兒接着說：「毛老道啊！這二年咱窮人連拾麥子你也不讓了，不管咱在那一湖裏拾的，只要你一看到，就給咱抱到你的場上去，你也太克苦窮人了！」太天睜着三角眼說：「受你的氣也到頭了，你就是不讓窮人活了，記得吧，前年大荒年，俺窮人們剝榆樹皮吃，你把樹皮上都塗上屎，還帶着四棵鎗，誰剝就抓誰。抓去你就吊起來，打得半死，你自己評你是不是狼心狗肺喲！」屋裏大家喊起來：「打死這個毛猴子！」喊聲真像是一座泰山壓在毛老道頂上，嚇的他抱着毛頭圈起身活像一隻死吧狗。只聽見東頭開店的又提出他吃東西不給錢，查店，住一個客要兩個燒餅，隨便就趕走客人亂搗蛋，要他包賠這些冤枉錢。又有人提出他霸佔唐莊徐保之的老婆當小婆子，人家肚子裏還帶着孩子，老不要臉的，連人家孩子也說是自己的了，一定要他明天就把人家母子兩個送回唐莊，讓人家骨肉團圓。又有人提出明年要取消他看青的青糧，又有提出要毀掉他的鞭子，當場人都哄動了。

大個子馬上抱奮勇跑到他家去取。

毛老道自己就像燒成一堆灰，心也灰了，他想：「一切都完了，家財、老婆、孩子……一切都完了！」他噤噤噤哭喪着臉說：「今天算是我毛老道一輩子沒做過好事的報應。我也是當人家的一隻狗呀！是吃人家飯，替人家辦事的，該死是真該死，十個死也不多，求

你們可憐可憐我，甚麼都行，本莊事本莊了，千萬別送我到縣政府就行！」他只怕一條，怕送到民主政府判罪鎗斃。

毛老道的鞭子拿來了，大家嗷嗷的叫起來，仇恨的心又燒了起來，張太天跳到棹子上，舉起鞭子，臉急的像豬肝一樣，咬着牙，睜着三角眼，他把鞭子向空一擡「比呀」一聲響，屋裏人汗毛都豎起來了，毛老道以為是鎗斃了，嚇出一身冷汗，像一把鼻涕一樣的攤在地下。太天的聲音像鐘一樣的宏亮：「咱們不是老鼠齧！睜睜眼看看，都是跟你一樣有鼻子的有眼的人呀！誰也不是好欺負的。今兒咱太平莊人就要毀你的鞭子了！」說罷拿起一把剪子，把皮條剪的稀稀碎碎，剩下的把棍子，太天拿着跳下地，一脚披折了，扔到木柴火堆裏，燒起來了，大家喊「好」的聲音真震人耳朵，有的跳起來了，有的吹起口哨，有的亂罵亂叫、有的朝毛老道身上吐痰，毛老道像一個螞蚱一樣的伏在地下抖動着。

半夜才散會，老張感動得唱起歌來，回去在自己的日記本子上寫着：「我的心震動了，我第一次為群眾流淚了，哦！偉大的群眾力量嘍！」

九、老明白明白了

鬥爭了毛老道，大家的勁兒都很大，就是徐家巷子還沒有動靜，新選的小組長老明白還是不敢割拉人開會。

原來老明白又給長鼻子想法胡弄住了。

長鼻子在徐家巷子佔山爲主，十幾年來專會溜東家的。子，他成天搖頭擺腦的誇獎自己的能爲是：「靠着大樹，不愁柴燒，抱着粗腿，不愁飯吃」。誰不知，他長鼻子是除了東家，何掌櫃的和毛老道之外就是太平莊的人物頭了，這二年他說起話來，也學會了四臭肉那套吹鬍子瞪眼。莊裏人說他是「吉離子」（註）飛到樑頭上，雀子不大，架子不小。」他時常向（註）「吉離子」是一種最小的雀，在莊稼地裏和荒草裏有，窩只有大酒盅子（一寸方圓）大，裏邊能有一個老的，四五個小的，蛋只有酸棗核那樣大。

人吹：「我啊！四老爺大駕親自拿文明杖打過我的腦袋，不信看我頭上這塊大疤多洋氣；你們這些老鼠，只配毛老道的鞭子抽！」說完後，總是脫下帽子，給人看看頭上那塊像銅板一樣圓的疤。自己常替東家趕集，吃一點剩飯剩菜，出門總是不擦嘴，見了人就叫人看看他嘴上的油，吹起來：「五奶奶親自端給我吃的炒鷄片，不信，聞一聞，聞一聞」。莊裏人說他叫做「蛤蟆蝌蚪跟着團魚走……硬充王八的孫子」。

長鼻子那天晚上在佃戶會上被大家夥、跑了之後，、抱着頭跑到毛老道家裏報了告，隣伙着毛老道一塊兒去偷聽開會，毛老道被抓住了，他拚命才跑脫了。回到徐家巷子，又換門換戶的去造謠言。

長鼻子跑到老明白家裏，對老明白的老婆說：「老明白想造反了」，「老明白想搶劫樓院發橫財」，「老明白給人家當炮子使了！」「老明白想入八路伙，要一塊兒殺人放火！」「五老爺大隊人馬，白盔白甲，快殺奔梁莊來了，看你們這些亂黨怎麼了得！」

老明白的老婆是有名的油瓶舌頭，她以前的丈夫張萬興死的那年，老明白也正死了老伴兒，倆個就撐了伙，如今已經十年了。她是五十來歲的老太婆，蓬着一頭黃頭髮，瘦條條的兩條腿像是兩隻蒜子，包包裏裹的大脚就像是狗肯的一樣，說起話來就像舌頭上擦了油，老明白本來就像是不吃虧的人，有了她就更吃不了虧；莊中四鄰沒有不和她頂過嘴的，她成天價罵鷄罵狗，活是老婆一樣。

老明白鬥爭了毛老道，與高彩烈的往家跑，那知一進屋就被油瓶舌頭拉住領子，幾乎跌了一跤，只聽得那油瓶舌頭像發熱病似的罵起來了：「你這個老不死的，你想死，還要連累俺滿門遭斬喲！」老明白勁頭兒還挺大，一摔胳膊把她摔倒了，說「你娘兒們知道甚麼？」看着看着那油瓶舌頭在地下直打滾，混身像篩糠似的抖起來了，「嗷嗷」的叫了兩怪聲，眼睛往上一翻，嘴裏吐白沫，咕哩咕嚕的不知說的啥。原來這幾年來，油瓶舌頭一和老明白鬧仗，最後都拿出這個妙法門來制服了老明白，她裝模作樣的說是她死鬼丈夫的鬼魂附了她的體，老明白半信半疑的就給嚇糊塗了。今夜裏鬼魂的勁兒也特別大，狂叫着：「我張萬興的老婆，跟你老明白，沒過過一天好日子，今天你還想連累她同你滿門遭斬嗎？」嗷嗷嗷的那個怪腔，叫得老明白打寒噤，汗毛一根一根都豎起來了，只好照着老辦法，到小舖子裏買上一把燒紙，跪在地上點着了火，聽那鬼魂問一句，自己答一句。鬼魂說：「你還去不去開夜貓子會？」、明白說：「不開了。」鬼魂說：「你入不入八路伙？」老明白說：「不入了」鬼魂說：「你聽不聽你老婆的話？」、明白說：「聽聽」。「……………」。「……………」門外邊刮

進來一陣風，燒紙旋了個洞兒，白灰飄了滿屋，油瓶舌頭打了個呵氣，伸了個懶腰，才像好人一樣的問老明白，今天死鬼又說了些甚麼？老明白才爬起來，告訴她如此如此。油瓶舌頭說：「是呀！是人家鬼都懂得個好歹喲！」老明白本來早就看穿了她這套鬼把戲，每回不應付着又下不了台，心裏邊可是自有主張，反正人家怎致我怎致，叫我出頭當炮子子，我也是不幹！要真是有便宜，我也不能撒手！他應付老婆幾句，就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老明白躲在家裏不出門，太天找他好幾趟，油瓶舌頭先說是趕集去了，後又說走親戚去了，太天知道他變了卦，氣得暴跳，在街上大罵：「咱佃戶會裏誰再想溜大地主的溝子，都是些婊子兒！」

太天回到了農救會上，要馬上領人到老明白家去揍他一頓，老張也氣的慌，這幾天來他生怕老廉說他「沒有群眾觀念」，火氣也大得很，他心裏尊重太天是「一個典型的群眾領袖」！太天說一，他就是一，太天說二，他就是二，他也主張領人去掏出老明白，鬥他一傢伙。老廉連忙攔阻了，叫大家夥先討論討論，怎麼才能把徐家巷子搞好？大家一討論，太天的氣也平了，你一言我一語，三個臭皮匠，真就是諸葛亮。

大家商議好了，王皮匠馬上到徐家巷子，去請駱駝嫂子到老明白家去探探他到底在家不在家。

駱駝嫂子是一個能幹的女人，駱駝這個癆病鬼，早就不能幹活了，家裏的活路都是她和小柱子操持着，下湖打莊稼頂一個男人。逃荒、要飯、僱給人家，甚麼苦頭都吃過，一家老

小的窮担子，她都能挑起來。一提到財主門裏的事，她眼淚潸潸的掉，呀咬的格進進的，她有男人的本事，沒有男人的那些顧忌，幾回佃戶會，她都在門外邊聽的，句句話都聽到心裏去了，駱駝不敢說的話，她都跳出來說了。她住在徐家巷子，管老明白叫叔。

駱駝嫂子應承了王皮匠，像平常一樣到了老明白家裏，開口說：「士貴嫂子你吃了嗎？」油瓶舌頭答着就想引駱駝嫂子一塊走出去，駱駝嫂子笑迷迷的說：「嬌子，借你一把剪子使使，給你小孩子做點針線」；油瓶舌頭說：「他嫂子你在外邊等等，我給你拿去！」油瓶舌頭進了屋，頭還一回一回往後看，駱駝嫂子在外邊停了停，悄悄的跑進了屋，他假裝不知道的嚷了起來：「弄半天士貴叔還在家裏是不舒坦了嗎？」慌得那油瓶舌頭連剪子也不找了，又急又氣，又不好說，只得囁咐着：「你嫂子可別對人說呀！」駱駝嫂子更假裝不知道，咯咯的笑了起來，還是大聲的嚷：「士貴叔在家裏藏着還怕人嗎？」急得那油瓶舌頭連忙堵上她的嘴，正說着：「俺的祖奶奶嘍……」門外邊進來了王皮匠和太天，嚇得油瓶舌頭拳着的手也不知道放下了，半晌才說出：「你士貴哥還沒回來啦！」駱駝嫂子還假裝不知道，嚷着：「士貴叔你出來吧，有人找你嘍！」老明白這才明白躲也躲不了了，慢慢的走出門來，對油瓶舌頭說：「俺回來半晌了，你還不知道嗎？」馬上招呼王皮匠和太天進屋坐坐，先啦了一陣今天走親戚的理由，在路上看見了些什麼景，吃的什麼飯菜，白饅頭豬肉是個甚麼滋味，都像是真事一樣講的津津有味。

駱駝嫂子油瓶舌頭也氣跑了。

王皮匠和太天說着，老明白就應付着，心裏邊還是有自己的主張。太天看他沒有個聽道理的心腸，一捫氣就走了。

王皮匠自家嘗過地主「大抹頭」的滋味，老廉講的地主剝削的事情，可是嚐透了。他拿出一針一針縫鞋的耐性兒，跟老明白一條一條的啦。老明白心裏有七大糊塗，他一條一條的幫他解開：

一大糊塗是他覺着「張頂的王家的，腳蹠的王家的，靠王家的地吃飯，減租沒良心」。王皮匠就給他算了算一年種地打多少本錢？花多少工夫？折成糧食，種地的還倒賠本，明明白白的算出賬來，是王家吃的咱窮爺兒們的飯。

二大糊塗是他覺着「只要家裏糝糠吃着，能過得去就不希求了」。王皮匠提醒他那年那月「要飯找不到門」的苦處，不要「好了瘡疤忘了疼」，今年有糠吃着，還要「年年防荒早」，往年每逢一個荒年，家底子不是都貼給東家了嗎？再說是「東家攏了咱的血汗糧食去」，咱自己掙的糧食他也不領咱的情嚀！

三大糊塗是怕東家留地，王皮匠說民主政府保咱的險，不準東家隨便留地。

四大糊塗是覺着「東家還怪好，給過咱一碗二碗糧食」；王皮匠說誰不知「財主無恩官無情」，他給咱一點小甜頭，也是咱自己血汗掙的，他那個心眼裏還是「黃老鼠給鷄拜年」嚀！

五大糊塗是香驢瓜東拉西扯的和老明白認了個表親，王皮匠笑着說：就是親生兄弟，還

財物各別，人家糧食一摺子一摺子往外淌，你家裏吃糠還不牢靠，甚麼親戚，屁股頭上一攤青，今天用着你，就有青了，人家分場的時候，一盤糧食都得分去半盤，一粒糧食也沒多給過你嘍！

六大糊塗是怕「變天」，王皮匠叫他不要輕信謠言，天不是四臭肉想變就變的，變天要看誰的力量大，就拿咱莊打個比方，四臭肉有幾個？俺這乎的又有多少？只要咱大夥兒抱成塊兒，他想壞，想變天，俺一人一口唾沫就淹死了。

老明白的七大糊塗是沒說出口的事兒，可是王皮匠都摸的很清，王皮匠知道他有個老脾氣，就是莊稼熟了的時候，好偷幾個糧食粒，打場的時候，也好偷點籽粒，老明白有幾十年經驗，平日裏送禮送的頂勤，連長鼻子他還送一份，見了東家會擺出老實可憐的樣子，出差撥工從來是隨叫隨到，可是他不吃虧，七偷八摸的就撈回了一半本錢。他見了四臭肉家的狗，都稱呼狗老爺，他叫四臭肉稱呼四老爺，嘴裏喊，心裏就罵：「你和狗平聲呀！」背後裏有時就叫「四臭肉」有一回給四臭肉聽見了，狠狠的揍了他一頓，他仇記在心裏，過了一年才報仇，連油瓶舌頭都不知道，他偷偷的把四臭肉栽的一千棵樹秧子都給拔的光光，第二天他也隨和着毛老道罵了一陣街，到處去檢查，毛老道抽過他一頓鞭子，他也是過了兩年才報仇，放火燒了毛老道兩堆大草垛，救火又是他救在前面。

這樣一來，他就覺得吃不了虧了。王皮匠說：「你老明白自以為不吃虧，其實吃虧的還是你老明白。就是偷幾個籽粒吧，斗兒八升的頂多吃不了幾天，還落一個姦名；減租吧，是

正大光明的事，分給東家一百斤，就要找回二十五斤。」接着又給他算了一個細賬：他種四畝肉二十多畝地，麥子要減三百來斤，秋糧要減五百來斤，真是偷好幾年也偷不出來喲！

這些道理老明白都點頭聽了，腦筋算是明白一點了。嘴裏說：「這都是些真事兒喲！」心裏還是抱定「人家怎着我怎着」的老主張。他說：「自己的好處還能不能不要嗎？甚麼會偷都得到參加，可是俺真沒能耐當這個組長喲！」王皮匠好容易勸着，他一定要再選出一個人，和他兩個人一齊才行。

老明白總算是應應付付的出頭了。小組長由大個子兼着管，他當了副組長。

徐家巷子這個個戶巷子，工作同志和太天他們都集中力量挨家挨戶的個別談話，天天晚上熟火火的開會，長鼻子也嚇的不敢動了。

大夥兒的勁兒大了，老明白的勁兒也大起來了，他摸摸他的黃鬍子說起了俏皮話：「擒虎陣這會兒可真佈下了！」

十、平狗攻太平莊晴天

大天好幾天就沒睡甚麼覺，眼都熬紅了，丸子還是見了老廉的那天炸出來的！兩集多沒有去賣，他一輩子心裏就沒這麼自過，也沒有像這兩天敢挺起脖子在太平莊東頭走到西頭，西頭又走到東頭，人人見了面，連大門裏頭王家爺兒們，都叫了「二叔」，窮漢們見面更從心底裏有說不出的味兒，大家都急平平的摩挲擦掌。

王皮匠兩集多沒掌鞋，李二和大個子兩集多沒挑挑子，老盧常常忘了吃飯，他們都忙得不開交，一會兒就來一個人報告「俺還有一條」「俺還有一條」。太天告訴他們去找小組長去上上。莊裏人一夥一夥的交頭接耳。心都急乎乎的，嫌乎一天天的時間太長了，自衛團不黑天就站上崗，洋號吹得嗚嗚的，天是真有個快晴的樣子了。

四臭肉聽到風聲不好，這幾天急得狗比裏抹蒜，毛老道也不來了，楊大啦也不來了，長鼻子也不來，連王家門裏也不來了。真是甕裏一隻籠，他急中生智，連忙叫他三老婆陳姐房裏的老媽子搬走，叫陳姐陪何掌櫃兒子何成祥睡覺，托何成祥趕緊替他辦好兩樁事，就一定把陳姐賞給他，還給他一頃地。一樁是找找李二，只要他不記前仇，情願把二閩女許配給他，家財都和他分，可不准他吵出去，一樁是找找長鼻子無論如何叫他捎一封信給團長五爺，說這裏真變天了，他的家產都沒收了，我也糟糕了，趕快請皇軍來討伐討伐。……

何成祥這個流流氣氣的傢伙，一出門看見那些穿破綻襖的莊戶孫，見面也都不招呼「何二叔」了，有的還惡狠狠的瞪着眼，他心裡想：「真造反了！他媽的，」懷裡揣着四臭肉的信，心真是醋乎乎的，低着頭快步走到李二家，客客氣氣的說：「李二哥在家嗎？」李二正吃晚飯，知道他來不是好事，冷笑了一聲：「何二叔是貴人，怎麼上咱窮人門上來？」何成祥坐在小凳子上，抽着烟捲兒，甜莫索的個臉說道：「俺是來給你道喜來的」。李二嘿了一聲：「俺姓李的門上從來就沒喜道。」何成祥又說了一陣閒話，然後言歸正傳說：「俺四老爺說要把二小姐許給你，你可走紅運了，快成了王家的姑老爺，搬到樓院住，吃山珍海味，

穿綾羅緞疋，出去坐馬車，家裏還有人侍候着，將來就是我何老二去見你，也得向你打躬作揖。」李二從鼻子裏嗤了一口氣：「哄鬼，我李二前世沒修這個福。疥蛤蟆不想吃天鵝肉！」何二也生了一付和何掌櫃一樣的嘴臉，老鼠眼，一睜一睜的，鼻子上冒汗，他指手劃腳的說：「這是真事真事，四老爺說着個好日子就下紅貼，你要甚麼時候娶就甚麼時候娶，今晚上送來都行，只要你不記前仇，不要跟舉救會上說這格子事。」他一面說，一面手指着院子裏的狗墳。李二一看那佔了半個院子的大墳，心更酸了，嘆氣不作聲。

何二又談起來：「四老爺說：樓院的家財還都有你一份兒呀！……」正說間，狗墳後邊突然跑出來了三顆鎗，領頭是太天指着何二臉罵道：「早就知道你來不是好玩意，跟着你進了門，聽你放了一大陣臭屁，哄鬼也下信，咱窮人也不希求你這個。李二，不理他，咱們開會去！」

何二又睜了一陣眼跑了。想找長鼻子，長鼻子躲起來了，去找毛老道，毛老道的老婆關門不見，都隨都隨的說：「你們還怕坑的他輕哪，想再送他命嗎？」何二垂頭喪氣的回去了。

四臭肉真急死了，皺起眉頭，又生了一計，叫何成祥半夜裏再到外邊去一趟：「找人抬我的壽木來，就說我快要死了，替我穿上壽衣，把我停在堂屋正中，家裏準備辦喪事，對我的種地戶子說：『你們鬧，把東家氣的快斷氣了！』一對老實的就嚇他們一傢伙，說：『五老爺回家能不報仇嗎？總有晴天那天啦。』誰知這些話早就被小丫頭畫眉聽得清清楚楚的，她

昨天晚上已經偷偷的跟四臭肉的長工一塊參加了莊戶會，對太天叔也說了她那一條子——一天挨打不給飽飯吃。她聽到這些話，像逮到一隻小黃雀一樣的高興，連忙跑到委員會上，五一十的告訴了太天。太天連忙告訴各組長，各組長告訴每一組員，說：「今天夜裏四臭肉要裝死，要何二叫人抬棺材，一個人也不準去！」果不然何二半夜裏到處找人抬棺材，個個都發笑了，沒有一個人去抬的。

明天就到期了，大家的心裡像火燒一樣急，盼着天快明，好開那個大會。發言的小組也都編好了。

天不亮，前樓院的大門樓子上貼上了大白紙，一家人哭的聲音大得嚇人，真像是四臭肉死了的樣子。

大家夥早吃飯，敲鑼集合，唐莊和喬莊還有別的十拉個莊的受過王家冤氣的夥計們兩三千口子都來聚齊了。人黑壓壓的一片擠滿了南場，像潮水一樣平拉平拉的。哄哄哄哄的人人都忘記了自己是「不沾嫌的老鼠」。

太天被人擁上了大桌子，他臉燒得發紫光，心高興得像是被人掏走了，剛上桌子腿還有些打顫顫，人還是吵吵吵吵的，他頭哄哄的好像是聯着人群一齊飛上天了，話也不知從那裏說起了，他舉起粗大的胳膊，向天上一揮，「噉——」拖長了直叫一聲，幾千幾萬個頭抬起來，眼睛瞅着他，吵聲靜下了，他心跳得像是要進出了胸膛，自己也不知道先講些啥，話順着嘴淌，聲音像是夜裏敲鐘一樣的震動人心：「晴天了，今天到咱翻身的一天了！四臭肉，

祖宗輩輩攏咱，喝咱血，吃咱肉，今兒要跟他講理算賬了！他裝死。嘿，就是真死也要算這筆賬呀！」

一千一萬條胳膊舉起來，喊聲震動天地：「叫他把撒俺的血汗糧還咱。眼還眼，牙還牙，血還血，肉還肉！明年兩頭春，糧食貴如金，他少給俺一粒糧也不行！」

太天從桌上兩手一揚跳下來，喊着：「跟着咱走，一莊一莊的，一組一組的，一人一人的不要亂，幹吧，一枝不動，百枝不動，窮幫窮，不是因臭肉的種地戶子，也一齊幹，明天也要幫你們，大家一條心，黃土變成金，裂了吧，翻身要靠自己動彈啦！」他走在前頭，揚着拳頭喊：「要想吃泥羅狗，就不怕烏了嘴！」

隊伍結成了，在太平莊轉遊了一圈，口號一陣一陣的呼，直震得莊子亂活婆。

太天領着人群，沖進了前樓院大門，一道院子一道院子往裏湧，一直湧到後堂屋，嚇得那些頂着白頭布捏着鼻子哭喪的娘兒都躲到屋裡去了，只剩香騷瓜還在那裡，捶着胸，拍着地，像黃牛一樣的哭着，「我的苦命的天呵……」他拉長後音，拖一口氣，「囑」的一聲真傷心，用人們也頂着白帽子，在那裡裝着哭，看見人湧來了，有的臉朝外笑起來了。

四臭肉躺在靈床上，好像還沉住氣了，可是嚇得直抖索，蒙臉紙沙拉沙拉的響，床也在格格支支的動。太天沖過去掀起了紙，把他才嚇得坐起來了，混身像篩糠一樣的直抖索，緊閉着眼睛。好像是上殺場一樣昏了。

內內外外人聲吵着，喊着，笑着，叫着，罵着，吹着口哨，還有吹牛角的……只聽叫

「四臭肉活了」「裝死」「混蛋！」聲音把四臭肉弄炸了。他心裏想：「這會落到八路手裏了，完了！完了。」他偷偷的睜開眼，一看沒一個八路，盡都是自己的種地戶子，是自己「要買他的骨還得添幾塊肉」的老鼠。他氣死了，沒有一個人打「四老爺」招呼，摩拳擦掌的簡直要造反了，主不主，奴不奴的太不成話了，他咳嗽了幾聲，身上活娑活娑的幌了幾幌，他想拿出四老爺的「威風」來給人看看，那知一個人也沒有鎮得住，還是嗷嗷的叫。擺出他又用文明棍打人的架子，也沒一個人怕他，他撇起京腔罵一段：「混賬王八蛋，瘋了，大天白日敢來你四老爺家裡綁票……」話還沒有說完，靈床被人抬起來了，人懸在空中，心「怦怦」的真難受，慌忙的用手扒住床頭，一幌一歪的被抬出了堂屋門，一看院子裏擠滿了人，盡是些「靠王家吃飯的孬種」，他喊着：「人要憑個良心，我養你們好幾輩子，還是養的虎狼啊！就沒有一個人給我點面子呀，」人群喊聲震動天地：「富靠窮，窮靠幹！」「不是窮靠富，富靠天！」四臭肉才嚇「明白」了，知道這一幫窮爺爺兒們，今兒是拚命跟他幹了，只好直腿直脚的聽他們擺佈。出了一道門，二道院子裏也是滿滿的，又出了一道門，頭道院子也是滿滿的，二門口擠滿了，大門樓也擠滿了，出了大門，街上的人還擠着擠着擠着。四臭肉覺着自己真像被人捉到手的虱子了，太小了，太可憐了，一點威風也沒有了。

四臭肉被拖到了南場上大會場，放下來會場上貼滿了花花綠綠的標語，迎面一張紅標語上面寫着大黑字：「晴天了！窮人要翻身了！」的大字，像一把刀子戳進他的心，他不信祖輩輩不會有的事，今天就臨到了他的頭上，他看見成千成萬的人，一排排坐在地下，眼裏邊

都露出了兇光，他想：「一個人一口唾沫，就够淹死我王四的了。」太天，王皮匠，李二：……這些死對頭，都坐在正中桌子後邊，他的心更焦急了，倚着左旁的一個桌子站着，面向南合着掌，喃喃禱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今天能保我王四渡過這關，我一定賣十頃地，修廟吃齋，重修你的金身！」

「阿彌陀佛」還沒有來得到，人聲慢慢的靜了，只見太天站在台上講話了。像鐵錘一樣的一錘一錘打着他的頭頂。……今天與咱窮人說話了，咱祖祖輩輩是嗚吧吃黃蓮，苦處在心裏，今兒都興說了。誰有苦處都要說！」

諸葛亮王皮匠說話了，他摸着鬍子，皺起眉頭，慢騰騰的講得頭頭是理，他說：「興咱說話咱就說，咱們替老爺門上出牛力，一輩子，兩輩子，有的十拉輩子，還是鞋地無有，一年不够三月吃，就是當牛吧，也該一年到頭喂草喂料喲。你王四爺對咱剝削的太兇了，算算看俺這湖裏地，一畝地打二百斤麥子，種子是咱出，就是個二升，五百斤糞就打一升糧合算，耕種地扯起來算一個工，也打上一升，割打揚場到分場，一畝地得三升糧食攪裏，牲口只算一升料一百斤草（折半升），俺種你這一畝地，零碎活的工夫賬不打上，本錢就得九升多糧食，收成時只打二百斤，你一分就是一百斤，咱除了本就只撇下七八斤糧食喲！還非要吃你的分子糧，再使你的利錢……咱怎麼能喘得過氣來呢？怎麼能不祖祖輩輩窮得「要飯沒有瓢」呢？減租一百斤只要你拿出二十五斤來，你還有七十五斤喲，俺除去本也不過只撇下三四十斤……老婆孩子不過多喝兩碗糊塗，還要咱出力好好種地，好好打鬼子啊！你這破

壞，那收買，又裝瘋，又裝死，到底爲的那條喲？你不是中國人嗎？你沒有人心肝嗎？」這些話說得那四臭肉啞口無言，他低頭說：「我認錯，認錯！保管過幾天賣地給糧。」太天馬上問大家：「他有沒有糧食喲？」大夥說「有！」太天問：「在那裏？知道的都說。」大個子站起來喊道：「他後堂屋夾壁牆裏面盡是麥子，是我領人挑的喲！」小柱兒喊着：「存在我家的有七八口袋喲！」一個一個的都喊了。四臭肉又低下頭不吭氣，只好捏着鼻子答應：「明天早飯後就開倉。」批約，不留地不出差……這些條也都答應辦，都認了錯。

到了讓大家訴苦處的時候四臭肉才嚇掉了魂，腿發軟站不住了，像狗屎一樣攤在地下，他自己也不敢聽人講自己的罪惡呀！

一個人接着一個人說，一個人搶着一個人說。人人都快咬碎了牙，瞪裂了眼角，苦老頭盧鶴林講話的時候，渾身都抖了，眼睛紅了，青筋暴暴的，臉上的皺紋就得更難看，紅鼻涕滴在花白的鬚鬚上，他指着四臭肉說：「我盧大當了你七輩子佃戶，可是被你坑的斷子絕孫了。咱兩個兒，大兒四十多歲，窮的娶不起親，二兒好容易娶了個媳子，過門後先生了個妮兒，五花蛇非找她去當奶媽，奶他的三少爺，不準她帶自己妮兒去，咱老頭子自己也喂不幾個月，小妮兒就折磨死了，大前年咱兒媳又生了一個男孩，命不濟，又正逢你四老爺家陳姐生了那位大頭少爺，也逼着俺孩子替你當奶媽，又非要攔下自己孩子，那怎麼行呢？她怎麼能看着自己親生的第一個孩子，又折磨死了呢？她死抱着孩子不放，是你這個狠心的人，叫毛老道一幫子把她綁去了，從她懷裏奪過她的孩子，摔到院子裏，這個出世才半個月的孩子

，當天就驚風死了，孩子她媽聽說死了自己的心肝，可憐她哭了一天一夜，眼淚哭乾了，你四老爺還用鞭子抽她，逼的她跳了你四老爺家大井裏淹死了，我那二孩子脾氣暴，他跳到你門上去要找自己老婆的屍首，他罵你生的孩子是雜種，說是何成祥日出來的，可把你四老爺氣瘋了，打得我孩子肉綻骨折，抬回家來，打傷了臟五，又蹙又氣，病了半年也死了。我的天！我盧大被你害得好苦啊！那時我的心碎了，我哭不出眼淚來了，我還跑到你府上去磕頭，謝謝你給我兩個孩子都買了一口薄襪，我嘴上說：「窮人死了比活着強啊！是他們的命苦，是命中注定的事啊！」我心裏想：「我總有一天要剝你的皮，吃你的肉！」我的四老爺嚇！我還想不到你今天就變成了個出雄吊。我……」盧大哭出聲來，話梗得說不出了，他的手抖抖着指着四臭肉，感動了不少人，流下了眼淚。大家齊齊喊出口號：「要報仇啊！」拳頭都捏得緊緊的。

你一言，我一語，到駱駝嫂子剛要起來說話的時候，從一堆婦女裏忽然跑出來一個披頭散髮，滿臉鼻涕眼淚的老媽媽，她手拿針錐，直奔台前四臭肉去了，台前湧起了一大夥人，轟轟的亂了會場，原來是被四臭肉逼死丈夫搶嫁到官莊去的顧寡婦，哭哭啼啼的喊着：「選俺死鬼的命來！」要和四臭肉拚命，人群紛紛的亂了。太天昨呼着叫大家不用亂，宣佈：「馬上祭冤魂，平狗坟！」

大家七手八脚的替四臭肉戴上孝帽，穿上孝衣，披上麻，拿過哭喪杖給他拖着。大個子和李二架着他，一直擁到西官地裏。你看那一片荒地，坟塋像是一個一個小饅頭，窮人的骨

頭，被野狗拖得四零五散。人們像潮水一樣的擁來了。在張大爺李二爺這些冤魂們的坟上，四臭肉磕起頭來，還嗚嗚的哭了兩聲，點着了燒紙，火苗燒着了荒地的茅草，「晴天了」「晴天了」的口號震人耳朵，駱駝在四臭肉的身後小聲說：「四老爺要買俺骨頭嗎？俺還要添上幾塊肉哩！」老明白搗搗駱駝的駝背說：「大胆的老鼠，今天是可看着倒窖的貓兒難學虎，敗翎的鸚哥不如鷄了——擒虎陣可擒成了」。

一會兒，李家巷子人山人海，扛鋸扛鐵的漢子有百十口子，院子裏密密層層的人，人人裂着嘴笑，心裏從來沒有這麼痛快，你一鋸我一鐵，碰倒了石碑。一鋸一鐵的刨出了腐爛的大棺材，幾鐵頭敲開了棺材蓋子，一根一根的狗骨摔上了天。千千萬萬的人都拍起了巴掌，口號喊起來了：「晴天了，晴天了！」

吹鼓手老陳三「嗚喇嗚喇」的吹着喇叭，吹的人心真痛快，像熨斗一樣熨得人每個老孔裏都舒服。他說：「我吹了一輩子喇叭，心都吹傷了，二十年前埋狗墳，也是我流着淚吹的，只有這回，才是笑着吹的啊！」

喇叭「嗚喇嗚喇」的笑着，人人從心底也跟着笑了。

口號又喊起來了：「晴天了，晴天了！」「太平莊真太平了！」

——完——

晴

天

作者王

印行者東北

書

力店

定價一

一九四六年九月